

850

1. 庫文代新

說小篇短

集人八

者筆執

俞	白	斐	楓	葉	蕭	魯	林
允	雁	龍	葉	帆	受	賓	微
詠							晉



上海圖書館藏書

版土領詩

1 9 4 5

編主士易路
種一第庫文代新
說小篇短
集人八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502B

版士領詩

五四九一

~~1563005~~

目次

旅途……………林徽音(一)

夜沉沉……………魯賓(一七)

夜蓓花……………蕭雲(三三)

低氣壓的小城……………葉帆(三)

咖啡之夜……………楓葉(六七)

飢渴的時代……………斐龍(九五)

平凡的故事……………白雁(二三)

審判座前……………俞允詠(二〇五)

編校後記……………路易士(二〇)

新代文庫第二種

詩集『夏天』在付排中

路易士著·定價三百元

這是路先生繼詩集「出發」後的一批最近作品之結集，計收詩六十二首，第一部「夏天」四十首，第二部「海盜」二十二首，前有自序，後有後記，「出發」的寫作時日是迄於一九四四年四月的。「夏天」則係起於一九四四年五月而迄於十二月底止。書已在付排中，至遲二月間即可出版云。

新代文庫第三種

短篇小說集『月與蕩婦』在編輯中

魯賓著·定價四百元

這是作者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內容所收二十餘篇均係作者最近數年來心血的結晶，目下正在着手編輯中，將繼「夏天」之後出版，凡愛讀魯賓先生小說者，不可不人手一卷。

旅途

林徽音

心緒的怎樣到現在在他已成爲一種奢侈。那是要在什麼設備都具全，而他還是無法畫得出的時候，他才能以心緒的不甯作爲他畫不出一種藉口。因爲畫畫的油彩在他的室中不曉得已斷絕了怎樣長久的時間的；即使他的心緒異樣舒泰，他能用什麼來動用他的畫筆？他幾年來的所以一張油畫都沒有產生，那原由其實僅是這樣地簡單的。更不可思議的，這幾年來，他甚至連要畫的心思都難得有。他一向那樣重視的爲藝術的心意究竟已飄散到那裏去了呢？他不明白。他真想像不出，他對於他這幾年的徒然度過會這樣一些憾意都不顯有。他好像已變成了另一個他。他好像已同他的藝術全然絕了緣。

而更使他自已難堪的，他近日來也常在有着還不如改畫中國畫的動意。因此他不能不非議他自己，他以往嘗那樣以西洋畫家改畫中國畫爲無聊的，他現在也竟會想向這無聊的途上前進。

「這不但無聊，而且簡直還無恥，」他不但非議，而且簡直還這樣斥罵他自己。他爲他自己所有的辨解是：那是爲生活。

「爲生活——不好去搶？不好去偷？要那樣褻瀆藝術！」他繼續這樣斥罵。

於是他重復徘徊着，徘徊在他要不要改畫中國畫的二途之間。

可是在生活的途上已不能使他那樣徘徊。他要活下去，就得立時去開始做一些什麼：不改畫中國

畫，就得去捨，或者去偷。因為要做別的事情，都爲意含『你是藝術家，能做什麼呢？』這一類的答語所擋住着。

而且就是改畫中國畫，即使暫且把藝術擱起不談，生活是不是由此就會有着落，他也並沒有怎樣的把握。因爲別人究竟是別人——在別人能做到的，在他自己不一定也能做到。他不能把臨像一張前人的山水認爲是一種極頂的藝術，比如。

至於捨與偷，他也不相信他自己有這樣的能耐，即使不爲觀念所束縛，不爲法律所畏縮。

那末他該做什麼呢？

在他自己這樣逼着自己以外，他的妻子也在望着他，她的兄弟也在望着他。

『我想我還是出出門吧，』一白向晶風這樣試說。

因爲他想所以會逼他到這樣的，這全然是出於現在的上海。因爲以往並不如此。而在別地方情形或者也會有些兩樣。

『出門出到那裏去呢？』晶風不經意地回答，好像在表示對於他的出門却並不同意。

『要出門，索性出得遠些，』他臨時編湊着。『或者我可到C市去，在那裏的熟人多些。反正你和蕭北都在做事情，我就是出去格兩三年，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問題。我想再隔兩三年，天下也總會太平，而上海也總會變成以前的上海了。』

『能出出門也好，我看你就在這裏這樣悶。而且你天天這樣吃酒，不但在經濟上很吃力，就是對於你的身體怕也不大好。因爲看你這樣悶，我也不大好來常常勸你。你能改變一個生活環境，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要到C市去，怕得籌備一筆很大的盤費。』

好像這樣隨便談到的，想不到從一白和晶風兩方面去挪挪移移，拚拚湊湊，弄到了一筆想來可作爲他到C市去的盤費，而使他在沒有幾天內即離別了上海。

他先到了杭州。

出了火車站，一個黃包車夫拉着他，却拉到東拉到西都問不到一個有空房間的旅館。

「怎麼，今天得在露天過夜？」他在私自盤算着。「好像出門得很順利的，誰想得到在第一天上就會碰到這樣的難關？」

「先生，你不是就只要過一夜？」黃包車夫旋過頭來望了望他的手提箱，這樣試探着問。

「怎麼？是的，」他隨意應答。

「先生不嫌醜，我可以拉你到一個可以過夜的地方去。」

什麼地方？私門頭之類？

那總比在露天過夜好，他姑且答應了他。

而黃包車夫所拉了他去的是一個煙間。

「先生只要隨便在那裏吃一兩百塊錢煙，就可在那裏過夜了，」黃包車夫關照他。「這比住旅館

還便宜。」

來也來了，他姑且在這裏停留下了再說。

「吃煙？」有一個伙計來招呼。

黃包車夫把那伙計招到了一邊去私談了一些什麼。

黑店總不致於再會有吧，在現代的這個都市裏。

反正烟他嘗在一個友人的家裏也吃過一兩口的，他也就答應了是吃煙。

黃包車夫來像向一個熟人似地告別了他。

他被指點着佔據了一張鋪的還有一個空位子。

「你們這裏賣通夜？」他問那來坐下在鋪旁的一張小凳子上的伙計。

『沒有關係，』那伙計適應地回答。『我們無所謂，有客人就一直賣到天亮。』

他於是望望室內的情狀。他看到他的一張舖的對面還有一張舖，那上下首也都各有一個客人靠着。兩張舖都是緊靠着牆放着的。而在兩舖之間是一張長方的桌子，那靠着第三垛牆壁站立着。那室的還有一邊是一排短窗。靠着窗的那端是一張方桌子，而在方桌子的下面散放着三四張長方凳子。

從那方桌子，他又望回到了就在他身邊的長方桌子。有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女子在急忙着上着裝，對着一面掛在牆壁上的橢圓的鏡子。

『明官，毫燥點吧，已有七點多了，』一個有近五十歲的女子向那上裝者催促着。

一白聽了不覺望了望他的表——還只六點十餘分。

『先生好了，你吃，』他聽得那伙計在關照他。

他覺得有些餓，想該吃晚飯了。

『我夜飯還沒有吃——這裏有什麼可買的？』他問。

『飯也有，麵也有，只要你說了可叫他們去叫來，』那伙計回答。

那伙計如一白所說了的。對那近五十歲的女子說：

『明官娘，你到長興館去叫一叫：一個頭尾，兩碗白飯，一斤花雕：叫他們馬上送來。』

『噢。明官，你香煙可有咧？』明官娘臨走問。

『有咧。』

『先生，煙你還是等吃了飯再吃呢，還是先吃？』那伙計又向他催促。他只有橫下來吃那已裝就了的煙了。

『這一只要多少錢？』他吃畢了一口問。

『一百塊。還有一種小的，賣五十。』

他在望着靠在另一邊的客人在聚精會神地裝着煙，一句話都不說的。在那樣望着，那伙計又遞來了一口。

『還有多少？』他問。

『還有兩口。』

『我吃不下了，還有的我請你吃罷。』

『不要。你現在吃不下，吃了這一口，其餘的等吃了飯再吃。』

這時進來了另一個客人。

『哦，張先生，』那伙計站起來招呼。『阿江，張先生來了，你那邊快好了嗎？』

『王先生還有一筒，』在那邊一張舖上裝煙的伙計阿江回答。

『小金，我不急，』張先生關照這一邊的伙計。『明官小姐，你還沒有出去？』

『哦，張先生。我就要出去了。』

『現在的男人真不及女人——現在只有女人能賺大銅鈔，』張先生慨歎。

『張先生你又要來取笑我了。』

『這那裏是取笑。你不相信你可問李先生——李先生你說我說得對不對？』

到這時一白還沒有見他開過口的，被那樣問着，李先生便回答着說：

『張先生說的是實在話，明官小姐，你不要以為張先生是在取笑你。』

『李先生你在說什麼？』明官娘推進了門來問。『哦，張先生你來了。明官是一些清頭都沒有

的，她說的話你們作不得真。明官，你看，我去了這樣長久，你還沒有弄好。』

『好咧。你儘催儘催，給你頭都催昏了。』

『張先生，你請這邊坐。』明官娘重復招呼。

一白從鋪上站了起來。

「這裏空了，可請那位先生到這裏來，」他說。

「張先生吃上首的，你請靠在那裏好了，」小金申說。

一白站起來走到了明官的後面。

「謝謝你，」張先生那樣說着，走過去填補了那空位子。「這位先生貴姓？」他望了望擱在鋪端的手提箱，而旋向着一白問。

「葛，」一白簡捷地回答。「先生尊姓是張？」

「不敢，不敢。葛先生才從上海來？」

「是的。怎麼張先生一看就知道？」

「我是瞎猜猜。」

「葛先生請在這裏坐一坐吧，飯就會送來的，」明官娘招呼。

「好。我在這裏站站很好。」

「明官娘，給張先生泡茶，」小金吩咐。

明官娘無言地走去取起了爲一白所泡了的小茶壺，他一口都沒有喝過的，而把它頓了頓說：

「這裏還是滿滿的——葛先生沒有吃？」

「哦，我不渴。」

她把那小茶壺裏的茶倒去了一些在面盆裏，而從那桌子上取起了一只熱水壺，而斟了一些開水在裏面，而把它遞給了張先生。

張先生要靠下去，而止不住又向那手提箱望了一眼。

小金即過去把它提了起來，而把它放進了鋪底下，說：

「葛先生，箱子在這裏。」

「好的。很好。」

一白所叫了的飯和酒不久送了來。

明官娘已爲他放好了杯子，移好了凳子，他便坐在那里，一邊喝着酒，一邊吃着飯。

明官已舒齊好，她告別了室內所有的客人，除出了一白，而出去了。

「明官小姐真好，一個人要負擔着半個家的開銷，」張先生恭維着說。「徐師母，你還要說她沒有清頭，不是我說你，你未免有些過分了。」

「多謝張先生抬舉她。她好是不能說她不好，就是她一個人的用場實在太大：來得多，去得也多。」

「她一天總有千把塊收入吧？」

「千吧塊是沒有的。統扯起來，總六七百塊錢一天。」

「那也就不容易了。——六七百塊錢一天，一個月不就是有兩萬塊錢？就說男人，一個月能賺到兩萬塊錢的，能有幾個？說句不客氣的話，李先生就是你，怕一個月也賺不到兩萬塊錢。我是更不用去說它了。」

「那裏有兩萬塊錢一個月的收入，」李先生應答。「張先生你自己不要客氣，有那樣多的貨色在手裏，一個月不要說兩萬，就是二十萬也不足爲奇。」

「李先生真說得太好聽了。而且貨色，要已變成了現鈔，才好算真賺了錢。因爲物價的今日漲，明日跌，是沒有一定的。」

「現在物價那裏還會有跌的一天——不是無論什麼貨物的價錢都在日漲夜大嗎？」

「可是現在銀根很緊，物價也不易看漲。看看看到端午只有一個多月了，到那時誰都需要現鈔，說

不定會有一個物價大變動的現象。」

『現在的日子，只能過一天算一天，也不能顧慮得那樣遠了，』在另一張鋪上的王先生坐了起來，這樣插入說。『趙先生，你說是不是？』

『真是，』王先生的同鋪者應答。

『張先生可要掉到這邊來？』阿江提高着聲音問，一邊却還是在低着頭裝着煙。

『不要了，我上首吃好了，』李先生代爲回答。『等張先生先吃了一洞下首，我可同張先生對掉。』

『還有那位葛先生呢？』阿江望了望在擦着徐師母所遞給了他的手巾的一白。『可掉到這邊來？』

一白不再推辭，想還是聽他們安排吧。

他便被安排在王先生所讓出了的位子裏。

他所在提心的，他怎樣才得到C市去。他湊便把這問題提出了，而從在場的幾個人的這一句，那一句，他得知了非但去起來不怎樣容易，而且最成問題的，憑他所攜帶的這一些錢，不要說要到達C市，就是要到達作爲半途的N市都不够應付。

那末，明天就回上海去？

他不能這樣作。他想起他早上離家時晶風和蕭北所在洩漏着的那種私自樂意的神情，他更止不住在有着從此不再回家的決意。他要回去，他不曉得從他們會看到怎樣的一種面色。他決不能回去。他真不明白兄弟和姊妹爲什麼要住在一起。他得籌出一個怎樣才得上道的策畫。他想羅俊和袁筠所回答他的要錢要等過了月底才能調動，也許是實情。反正到月底只剩四五天了，他想他可給他們一個人一封信，要他們把試爲他所調動的錢寄到杭州來。他想他且在這裏等待個把星期再說。

可是他在表面上還是顯出他最好明天就能走的樣子。他說他明天一早就得出去探聽探聽情形。而在那裏的客人，陸續地來而陸續地去的，僅到十二點樣子就走得一個都不剩了，只除了他自己以外。

徐師母把靠裏面的一張鋪稍稍整理了，即攤開了一條被，而上床睡了。

小金和阿江在對抽着煙。

『葛先生，你要睡，你可先在阿江的背後睡起來，』小金向一白這樣提議。

一白向阿江的背後望了一眼，看到給讓出了那樣狹狹的一條空隙，想即使真要睡，也無法睡得下。好在他也並沒有睡的意思，他便說了他還並不要睡。

他便坐下在鋪旁的小凳子上，在望着他們各自爲他自己燒着煙，都顯有一種入微的精細的。

『葛先生可要吃點心？』阿江在精細地燒着煙之間問。『這裏甜的點心有八寶飯，鹹的有麵，有餃子。』

一白便要阿江去叫了三碗麵，在他抽畢了那一口在裝飾中的煙以後，爲一白自己，並爲他們兩個人。

於是他們都作着睡的準備了。

小金上了徐師母的床，那明官也稱呼他小金的。

還有一張鋪原是阿江一個人睡的，而現在分出了半張給一白。一白從手提箱中取出了一條絨毯，而將就着在那鋪的外半睡了下來。因爲他只在想到，而無論如何想不定，他的身體此後不曉得將着落在何處，阿江的被頭的鬮鬮也像不怎樣放在他的心上了。他至多只在把他自己的絨毯捲捲緊，使得它少接觸到一些那鬮鬮的被頭。

間或，他還在想到明官，那樣上了裝，不曉得她到了什麼地方去。他不曉得她是不是會回來；而

要是她會回來的話，她會睡在什麼地方。因爲在這室內的兩張鋪上都不像是她所能上去睡的。

雖然，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他總想不出一個着落，而關於別人的事情，那到天亮了就有了一個交代。

因爲明官在那時回來了。

明官回來了，卽把阿江叫了起來。

於是一白也只有起來了。

「葛先生，你可橫轉來再睡一忽兒，」阿江告訴他。

阿江把那床又改裝成了煙鋪。

明官卽在上首靠了下去。

一白抱着他的絨毯，呆站在那裏。

「葛先生，你可在下首靠一靠，」阿江又這樣告訴他。

他稍躊躇了一忽兒，也卽如阿江所告訴他的，橫下在那煙鋪的空出的一邊。

明官眼睛閉着，好像已睡着了。

阿江裝好了一口，把槍的嘴向明官的嘴屢屢碰擊着，並說：

「明官，醒醒。好了。吃。」

她便朦朧地試摸到了那槍，把槍的嘴正對着她自己的嘴，而漫不經心地吸着。而且她的眼睛還是閉着。

這樣，她連吸了四口，還是一些力氣都沒有的樣子。

「明官，醒醒，」阿江又這樣知照她。「一只完了，要掉邊了。葛先生，請你掉到上首來。」

掉到了下首，她又連吸了四口。

她於是就這樣睡了下去，縮成一團地緊裹在她所沒有脫下的夾大衣的裏面。

而阿江坐在那方桌子的旁邊，而那那齷齪的被頭裹在身上，而在那裏打着盹。

一白領悟他佔去了阿江的繼續的睡眠處。

直到有客人來了，就是一白昨晚讓出了位子給他的張先生，室內所有的人一個個落了起來。

就只一白還是橫在那裏，他想一個人是無需那樣多的位子的。

明官睡上了她的母親和小金所才讓出了的那張鋪。

『早，葛先生，』張先生好像到這時才看到了一白。

『早，張先生，』說着，一白不覺坐了起來。

『葛先生，張先生先吃上首，請你掉到下首去，』阿江告訴他。

一白知道，這意思張先生然後吃下首，所以他回頭還得從下首掉到上首來。他想免得這樣掉來掉

去，他還是出去吧。

『這時已有開了門的茶館沒有？』他問。

『有，』阿江回答。

接着阿江推薦了這家那家的茶館。

一白便把那絨毯放進了手提箱，而取出了三四個信封和三四張信箋，而說了出去一忽兒，而出去

了。

他找得了一家茶館，而在那裏坐了下來。他在那裏寫了三封信，給晶風，羅俊和袁筠各人一封，

都是快郵寄了的。在給晶風的信裏，他沒有向她表示要她代爲籌錢的意思，而只告訴他所隨帶的錢

稍爲不夠，而暫在杭州稍逗留，大約過六七天，他就可收到一筆錢，而到那時他即可繼續他的行程。

可是直等到月底，他一封回信都沒有收到。他原並不怎樣準備羅俊或者袁筠真會有錢匯來。他所

以會不免那樣委屈着自己，而給他們寫了那種借助的信，他意思在向他自己表示他並不是不在盡着他所有的力做。他一些都沒有要看看他自己的意思，以致像那種有求援的意味，而由此不能不有屈辱之感的信也在聽他自己的意向寫。他這次一定要爲他自己做一些事情。他想只要到得C市，他就會有他的身的安頓處，以及心的安頓處了。所以他即時做了在他認爲還可能做的事情。可是這所謂可能，只是就他自己一方面說。因爲在對方收到了他的信以後，他們不是真會如他所要求的寄錢來，在他實在是太爲空漠的。因爲錢這種東西，實在很難使人對於它有一種捉摸。可是錢雖然不一定會照匯，回信他却期待着總不致連一封都不會有的。因爲在信裏，照通常的看法，是比在當面還容易講話。因爲他們很可說說因爲這樣，那樣，以致「愛莫能助」之類的話的。

可是回信一封都沒有來。

像那樣地，過去了月底，過去了月初。

甚至從他並沒有直接向她說到籌畫錢的晶風，他也得不到一個字的回。

而從他那樣偶然撞了去的煙間，他却獲得了一種暖意。這在他也是一種想不到。因爲那種暖意並不可說是出於職業的。他想他在那里一天只有二百元，至多也只有三百元，的交易，他們所從他賺得的，一天不會足一百元。所以他們所給予他的暖意，決不是出於他們貪圖他的這小小的交易。而像這樣的暖意，不但從他的家裏，就是從無論什麼別的地方他也好像從沒有得到過。所以就從他所認爲最不便的關於睡眠的一方面，只像那樣每在半夜後一兩點鐘與天明後不久之間偏促在那樣狹狹的半張鋪上的，他也覺得睡得並沒有什麼不適。這樣一天天下去，他不但對於羅俊和袁筠的回信不再期盼，就是對於晶風是不是還在對於他有稍微的關心也並不怎樣存置在他的心意中了。

他自此好像把他整個的生活都按置在像那樣的一個小天地中，對於他過去的一切關聯似乎已告了一個截然的斷絕。

可是或者因爲那個天地是小的，他的人生也會顯得是短的，他也止不住時時在那樣想到。不到一個月，他所隨帶的盤費已全部在那小天地中消失。

接着他用去了他已暫可不再穿它的大衣，天已在顯得這樣逐漸熱起來。

這天是端陽，他答應了徐師母的一同在他們家裏吃中飯的邀請。他也着阿江去添叫了兩個菜，從這已不能不用上了他的戒指的。

明官這天直到吃了中飯才睡，因此到黃昏她更其落不起。

於是她的母親叫她得更其着力，三翻四覆的。

『明官，好起來咧，已六點多了。』

見明官只是照例答應着而並不起身，徐師母又推推她的肩膀，這樣叫了一句。

因爲白天來的客人很是稀落，一張鋪已足夠應付，所以明官每天可在那裏面的一張鋪上直睡到黃昏。她起身後的第一件事情，正如她上床前的末一件事情一樣，是抽煙。總要在阿江已爲她裝就了第一口煙的好久以後，她才給屢屢催促得不能不慢吞吞地起身。而轉到了煙鋪上，他吃起烟來，像她在早上一樣，也是那樣漫不經心的樣子。一白看到別的吃烟人所慣有的那種急迫的情狀，覺得明官的吃烟僅是在心理上的一種習慣，所以，就是她不吃，在她的生理上或者不會怎樣有明顯的反應的。可是她却顯得那樣貪。在家裏，由於她的母親的明壓，以及小金的暗督，她每天只能在早上從社裏回來以後吃兩只，以及在晚上到社裏去以前吃兩只。而到了外面去，她常在找機會到別的地方去偷吃。一白也看到過她的母親到明官的一個她的家裏也賣烟的小姊妹的家裏去提出過兩三次。那樣捉出了，她的母親總止不住會對於她有一場大鬧。可是那大鬧並不阻止得住她的偷吃。要是碰到叫她的客人也是愛吃烟的，她更可藉此大吃一頓了。這比有的客人暗塞給她鈔票更使她喜悅。因此一白有的時候也暗暗想，他或者也可找一個機會去請她吃一個暢，看她能顯示滿足到怎樣的一副情狀。在貪吃煙以外，她

還貪睡。這後者她貪得好像更甚，因為要她從那張鋪轉到這張鋪上來顯得那樣不容易。像——

『明官，烟也裝好了好一忽兒了，你還不起來。』
也是她母親對於她的起來的叫喊中所不能不有的一句。

至於她的母親所向明官報說的鐘點，那都被報早一小時。她覺得，難得從什麼客人問到，四點鐘已過，她就以『已五點多了』開始着她對於她的女兒的第一次催促。這樣她間歇地催促到『已六點多了。』到明官起身，正在她的母親第一次所虛報着的時間上：五點多。一白有一次止不住對徐師母說，與其像這樣以虛報時間來徒然接連催促一小時，還不如真到了她正在那時起身的五點多叫醒了她就起身。徐師母說明官那裏就肯一叫就起身。她說要是她真到了五點多才叫她，明官勢必至會直睡到六點多才起身的。而且她雖然答應過照他的意思試一次，而到了第二天，一過四點鐘，她又熬不住推推明官的肩膀叫：

『明官，好起來咧，已五點多了。』

而那天，雖然明官說了因為是端節，她晚上預備早一些出去，她還是如常地直睡到了五點多才起身。一白還是在耐心地看着她從上首翻到下首地，還是有氣無力地，抽畢她的這八口烟。而到她的這八口烟完畢，而在她開始抽旺了一支香煙以後，她才會才想起了似地講到她在上一個晚上所碰到的一兩個小節目。有的時候她也會問他一兩句，也是關於很瑣碎的事情，如問他今天可曾出去過；要是出去過的，他跑過些什麼地方之類。

而今天她沒有說什麼話。他只覺得她向他的右手無名指，那原有着一只戒指而現在已空着的，望了一兩眼。他記得在一起吃中飯的時候她也向它望過一兩眼的。

他不曉得她關於這一點在轉一些什麼念頭，因為她顯然是在那樣轉一些念頭的。
可是他也想到在他的口袋裏還有一些錢，雖然並不多，至少還够請她吃一頓滿足的煙。

他在想請她去吃煙。可是因為他和她從沒有一同出門過的，他覺得要那樣說出來也並不容易。因為要請她吃煙，他想要請她到別的地方去吃。同時，這對於小金也似乎不大好。

然而，他想到了請她，他只是在想要請她。

「紋官那里你這兩天去過沒有？」他終於先開了口。

紋官就是在她的家裏也賣煙的她的小姊妹，在來到這裡的時候他也見過幾面。

她聽了，望了望她的母親，見她坐在那方桌子的旁邊，不會聽得到他們的低低的談話聲。

「今天早上也去過的，」她回答。

「怪不得你今天回來得這樣遲，你還說在社裏等鈔票。」

「在社裏等鈔票也是真的；鈔票等到了，就到了紋官那里去。」

「你不怕再給你的母親捉到嗎？」

「誰管得這許多。」

「回頭我請你到紋官那里去吃煙。」

「今天？」

「是的。你馬上去上裝，上好了裝就去。」

她即匆匆抽完了她的一支香煙。

而到她匆匆上好了裝，她笑着提高聲音說：

「葛先生，今天是端節，你能送我出去？」

他們便這樣一同來到了街上。

他們是步行着。

「煙總不要去吃上它。你看我弄得這樣擺不脫。你我 know 是藝術家，嗜吃吃無所謂，可是吃上了

就受累了。你說你要請我去吃煙，我自然很領情。你看我這樣貪。可是請你不要見怪，我不去吃。還是讓我請你去吃晚飯。我早就想請你去吃晚飯的，就是怕你不答應，我總沒有敢說出口。我知道你也喜歡吃酒的，我們可以一淘去吃一點酒。還有，你說你家裏沒有什麼人，我也沒有向你表示過不相信；而且看你來了那樣久，你一封信的來往都沒有，我竟也要有些相信起來了。藝術家的行動真也有些藝術的——你才來的時候，你說要到C市去，却一住就這樣住下來了，什麼事情都不見你做，只看你看著別人談話，看著別人吃煙。你自己不能不吃一兩只，我看你是一種敷衍。可是這里究有什麼可流連的，你竟會這樣就下去。我真想不明白。我一直想問你，可是我又怕冒犯你，因此總不敢問。而且煙這樣東西並不是好惹的，像你這樣瞎搭搭，瞎搭搭，等到一搭牢，你就要摔手也就摔不脫了。許多人說煙比女人還厲害，這是實在的。我自然不便勸你一口都不要去吃它。尤其我自己也在吃吃的。可是也因為我自己也在吃吃的，我才深體會得到其中的甘苦。我的所以會弄到這一步，也就是爲吃了這一口煙。否則——這說來話長，或者我慢慢可告訴你。我實抽不出時間，否則我很想常常同你多談談。現在，你說，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

一直看到她那樣懶拖拖的，她會說出這樣一長串話，他真想像不到。他簡直連一句話都插不進去。而且他也實在沒有話要插。現在聽她問他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好像他們原是爲了吃晚飯才一同出來的，他一時也不曉得要說什麼地方好。他好像只在覺得她說的什麼話都對，她要去的也什麼地方都可去。他像一個聽話的孩子似地向她這樣說了出來。

於是她說那末他可以跟着她走。

沉沉夜

魯賓

于焉已經走到有着一株歪倒的樹木的轉灣角，他忽然以為，他不能就這樣地走回去。他於是回轉身，朝送他一段路的祝裴的影子也不見的方向折了去。走到泗芝橋下，他弄不清是否該跨過它，向左轉，再向右轉，然後在墨烏的夜裏，攆進鬼也尋不着的巷子，去叩祝裴家的門。

這樣的躊躇不知費去多少時間，于焉的腳始終沒有跨上祇要多走一步就會覺得高起的泗芝橋。他撥轉身，十分內疚的，又朝有歪倒的老樹的路灣子走去。那條路很冷僻，兩旁裝滿着醫院和教會學校。冷僻算不得什麼，就是迎面闖過來一個鬼，在于焉都不好以為是吃驚的遭遇。

他怎麼會吃驚呢？他對於這種感覺，老早就認作是孩子氣的了。

他走呀走的，步子總像是黏滯住，跨不大開。他是向寓所走去的，照理該和平常一樣的順溜。當然，那樣的祇剩着一條或者是一團棉花也稀爛了的破被給自家統治的所在，斷斷不會有什麼人情的暖意在候着他。但是，就在他不以為大不了的怎的一剎那工夫之後的不久，他感到從來沒有有過的不安。他簡直不敢猜測，為什麼說過幾天再見的祝裴會在他分手不到兩丈遠的所在突然喊住他，而且差不多是難為情的，新娘子被揭開面紗一樣的，吞吐着：

「我怕得太冒昧了，或者……或者會損傷了你的好勝心……」
于焉想不出該怎樣將這突如其來的局面弄得妥貼些。

「我想……」還是祝裴接下了氣；「你最近沒錢化，留一點零用錢也好吧。」他的手差不多是脫離了他的十分難以安排的情感，摸向袋裏。

「不打緊。」于焉像是有人和他借錢而真的不打緊的應允了似的；「沒什麼，我絕不給你感激的意思。」

于焉果真不感激鬆動他生活的緊張的救助者嗎？那沒人知道。他坦然的接受了祝裴給他的錢，藏入衣袋。他使盡所能使出的力氣，不讓祝裴覺察出他拿了這一筆足夠維持他兩天生活但必須償還初次欠賬的錢之後的心情。

他想到到底沒有跨過泗芝橋去擾亂祝裴的大概是平靜了的胸懷，他滿意到走得快了些。初冬的夜風雖該使浪蕩的人們混身打戰，他也忘了當期就要滿了的大衣還沒法贖出來。

于焉一面走，一面使勁吸着祝裴留給他的煙捲。這十多支看來是渺小的傢伙，如果讓它們在暗夜的街上發出一點光亮，真會燃出一種家也不知在那兒的溫暖。

人要想得着些不明自家底細的人們給他的親切，可真是不好打算的事。就像今天吧，黃昏時候，于焉從可以借到而實在不趕巧沒借着錢的所在步行回來時，數一數袋裏剩着的數目，僅够買一塊塞不飽飢餓的山東大餅。更重要的是，煙捲的影子也不剩了。走到寓所門前的攤頭上，問明價錢，拿了一包瑪希牌香煙，三塊豆腐乾，一紙筒花生米。

「明天給你可成？」其實明天又何嘗有把握，但于焉祇好這末試探的說着。

「沒關係。」攤主滿不在乎而又巴結的；「隨便先生好了。」

捧着這一大堆貨色，經過另一個門面，拿出所有的錢，買了一小塊山東油餅，走進常去的一家小酒鋪子。

「高梁？」兼伙計的老板阿姪肯定的問。

「唔。」

喝完一盃，又要一盃。

「明天給你可成？」像探詢煙攤主一樣的探詢着。

「不要緊。」長衫穿得很整齊的，立在櫃檯裏招呼買主的老板答應着；「你先生常來，算不得什麼。」

是哪，算不得什麼。吃完喝完，從煙攤和酒鋪觸着的寒澀澀的暖意，真的算不得什麼，他們一點施捨的神氣也沒有。

于焉並不知足，他想到如果闖到祝斐家裏，就會受到一頓好茶的招待。於是就朝泗芝橋的一面走去。

他喝着不凡的另一種暖意的紅茶。他和祝斐說了許多旁人不要聽的話。

「夜飯吃過沒有？」不知在談着什麼的時候，祝斐突然插上這末一句。

「嗯，算是——不過——」

「吃了一些小東西？」

給猜得太準，一下子于焉倒回不出什麼。

祝斐提議到外面去吃些東西，他就無可無不可的跟着走。

在一家小鋪子裏，他們吃了五茄皮，鍋貼，炒乾絲。于焉給塞得滿滿。臨走時，有一包勃黎牌香烟剩在桌上，祝斐叫于焉帶了去，說是家裏還有，不愁。于焉就照辦了。

祝斐伴着他走，過了泗芝橋，沿河轉了灣不遠，他們就分手。剛分手，就有着那麼一回事。祝斐怕于焉不高興這末着，于焉怕祝斐以爲他會得感謝他。是哪，感謝也是件吃力的事，于焉竭力遏止住這種心情，並且死命的不讓祝斐知道他這種心情。

他很單純的祇想從烟捲的火燄上得着些什麼，默默的忍受着感到燙意的手指的不舒適。僅僅這樣挨了片刻，離開那棵歪長着的老樹不遠的地方，他就已經承受不住某項奇重的壓榨。他以為仰首瞧瞧天上的星也是個辦法，他就瞧了，但沒有誰，連他自己，都沒覺察出眼淚會不聲不響的掛到頰上。他看星看得太遲，來不及重新裝進滾出來的眼裏的流體。

他咬了咬下脣，很重，但不計較這樣的痛。重新燃起一支勃黎牌煙捲，吝嗇的欣賞着烟端的火光。不是風冷，也不是旁的什麼，他忘了適纔自家所不願有的感情的摺痕。

現在于焉已經走到離寓所不遠的一條高低不平而且齷齪的路，兩邊店家都打了烺，鬼火似的路燈將空氣也釀成衰微的氣勢。

真的，那不是鬼是什麼？距離他十幾步遠的一根電桿木下，有一個黑憧憧的影子，在蕩來蕩去。他想起從前讀過的一篇小說，講的是關於一個夜行人在山野裏闖着一個弔死在樹上的死人的事。想到這，他再也膽大不起來，一刻鐘前，祝裴還顧忌他的好勝心，而今他能拿什麼去好勝一下？他簡直惶悚到一點辦法也沒。並且，這種惶悚的心情漸漸演成一種思考，他不斷的追究和拷問自己，到底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有過那樣的倔強？連一件馬上就要滿當的大衣都沒法轉念頭贖出，以禦如此赤刺刺的寒意，他還能硬掙的好漢起來嗎？他越想越感着自己的衰弱和不行，甚致忘了他是越走就越和嚇着他的鬼影接近。

他忘了，連害怕在內。但常識是冷而清的，就着微弱的街燈的光，他辨出老遠瞧着蕩呀蕩的鬼影，並不僅僅是一個鬼影，是一個人，女的。她像是畏懼週圍有什麼會吞噬她，縮呀縮的，企圖將身體縮小，免得觸惱什麼可怕的事物。

于焉的胆子就突然顯得和澎漲的鬼火一樣的澎漲起了。主要的是，他已經弄清那不是個鬼。他絕沒有打算到如果真的碰着個鬼，血淋淋的倒提着腦袋，他該如何對付。

「噲，你幹嗎？」他提高了嗓子，有如一箇責任不輕的巡警。

「哦：先生：」很意外的，女的被嚇着。

「噯？」他再問，止住步。

「我：我，唉，做生意的……」女的臉孔映在昏暗的燈光下，像是塗着一層蒼白透黃的蠟。事情很明顯，她是個下賤的街頭妓女。然而，從于焉眼裏打量起來，他真的怎麼也不相信穿得這末糟而又單薄的女人竟是個賣笑的颜色。他不相信她會笑，連哭也不。

「這麼晚，那裏還有生意？」

「沒法子……」

「怎麼呢？」

「像野人樣的，沒處住，有了客人好去開客棧。」

「不然呢？」

「先生怎麼想不穿？人總歸會有些法子的。」

她先說沒法子，後來又說總會有法子。于焉讀過不少書，但他真的沒法子去理解這些了。

他跨開步子，打算走自家的路，顧不了也不該顧到那許多。他袋裏所有的錢，除去些零頭，全部是剛剛從祝裴惶然的手裏接過來的，他不能拿這樣得來的錢隨便化掉，無論有着任何一種理由。而那女人瞧準于焉的身份，也沒有打算從他得着些好處的意思。她不是後悔說出總會有些辦法的話，她不能有那種奢望倒是真的。

她的被撤下是不用商量的。于焉走自家的路了，而且也差不多到了可以看見弄堂門窗裏透出的燈火的地方。他忽然停止前進，有一種不可測的力量撥轉他的身，使他不得不朝那繼續着蕩來蕩去的影子走去。那不是性慾的衝動，隨便怎麼說吧，瞧着那樣一副拾得起摔得碎的骨架，縱然也算是女性

的，他斷斷無法引起那種意念。除此而外，也不是什麼人道的善良心腸，教他做點暗夜的慷慨。什麼都不是。

他真正具體的以爲着的，乃是寒夜無處棲身的那一種苦惱。他相信，如果她縮呀縮的，縮成個泥團子倒也罷。但這樣的縮也不是容易的事。他自己斷定吃不住那樣的毫無可能的盼望。其實人都一樣，既不能抵抗打擊他們的事物，也不能退縮。他們僅有的權利就是承受打擊。他也承認，退縮有時是辦得到的，雖然祇能享有片刻工夫，然而這片刻就已經不小的鬆弛了那打擊的重量。

這樣的想法是有例爲證的，當于焉爲了缺乏一餐夜飯的錢，而且被飢餓窘迫得無可奈何時，祇要將穿在襯衫裏面的一件絨線衫脫下來，扔給所謂朝奉，就能換到一張載明着當期和利息的紙票子和一些足供一飽的錢。這是退縮，並不是抵抗，那龐大的利息和短促的期限乃是代替飢餓的窘迫的另一種窘迫。然而，目前的飢餓倒底被救了，雖然明天仍然會得餓，甚至爲了少穿一件絨線衫，會得冷。

凡是退縮一次，就是準備承受一次更重的擠壓。

于焉確信不移。那些生活的教誨，逼得他將這種想法認作真理。而且，這真理的殘酷性也無法否認。人，這一種動物，與其說是征服的，不如說是被征服的。另一種特質是，享受別人的痛苦，麻木自己的靈長類首腦該有的良知。該有並非具有，因此沒法證明人是善良的東西，但也不好認作人的天性殘酷。殘酷的不是人，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教人那樣人不得不那樣。而人的生活裏充滿了網佈着血絲的眼一樣的醜惡，醜惡裏有美，和其他種種……

于焉的腦子並不算演繹和歸納這許多抽象的理論，他的眼接觸着真實的存在，他再也抽不出餘暇考慮存在以外的事物。

他的步子漸漸迫近了那昏黃街燈下蕩來蕩去和縮呀縮的影子，最後，影子不是影子了，是一個具體的形象，和他剛剛經過時所看見的一樣，有一種晦暗的清晰，和清晰的晦暗。

「先生……唉，要不要……」

于焉不敢相信這是人發出來的聲音，也不敢認爲這無處棲身的妓女在打算她所不可能打算的事。像閃電似的在他的記憶裏顯現出一個擱掉鼻子皮包骨頭的醜惡形象，她不能再接客，餓得快死，立在雪地裏企盼獲着某種的憐憫。然後，她做成了一筆買賣，脫得精光，讓人抽一頓利害的鞭子，死勁忍着不好忍受的痛楚，得着一些錢。爲了這一些錢可以鬆動一下她的飢餓，可以從快死的境地裏退縮一下，要退縮，且先給鞭鞭一頓……于焉不能再往下想了，他悔恨會讀過那篇小說，使他對人的生活發生可怖的憎恨。

「先生……開房間去可好？」像是經過了一度掙扎，這縮不成泥團子的妓女終於抖索的吐露出這一些意義單純的字眼。風很冷，估計起來，如果立在馬路上凍一夜，真有點不敢想像會不會凍成鹹魚一樣的殭硬。于焉雖沒穿大衣，但和這妓女比起來，身體上的溫度顯然是相差得很遠，可是仍然覺得不大好受。

「客棧就在前面……不遠……」瞧着于焉不開口，她倒弄不清楚該怎麼辦，語音裏顯露着毫無把握的意味。好在這樣活着的人本來就沒權利將一切打算得太如意，一點點也不能。從于焉的眼裏估量起來，給她一次失望倒不是殘酷的事，她一定會承受得很坦然。

「唔，不去的。」

「唉，譬如做好事……」

好事？于焉向來不做，也不想那末幹。

「你不是要地方過夜？」他祇記住她說過沒處睡覺的話。

「唉，有什麼法子？」

「你說過總會得有法子，可不是？」

「唉，到了真沒法子時，到底還是沒法子啊。」一陣苦笑，像毒汁似的滲入于焉的眼裏，他止不住打了個寒噤。

「真的沒有法子了嗎？」他肯定的問，不是關懷也不是虐待。世上有些人對生活的殘酷還能忍受，却不願讓人家說他真的沒法子，拉倒下去。你如果像于焉問這妓女一樣的問那種腳色，他會認為是嚴重的侮辱。然則，在我們真實的世界上，那種人到底少得可以，就是遇着，也是例外。我們所最熟悉的我們自己和大部份的人們，都是一面困窘在生活的殘酷裏，一面喃喃不已的咀咒所有的不幸，有時想掙扎，但不是抵抗，抵抗總有勝利的可能，掙扎可就和被宰的雞子頸項流出鮮血兩腳還死勁的亂蹬一樣，結果仍舊是死，情形一點也好不起來。至於這縮呀縮的街頭妓女，于焉並不想藐視她這樣醜惡的身份和形體，雖然他是無論怎樣都是深切的厭惡這種醜惡和其他醜惡的。他不必如何冷靜，就能絕無錯誤的估量出她斷斷不會對那樣的肯定問語發生反感。她豈但不能抵抗，連掙扎也不像是可以，她頂多祇能縮，縮，縮……

「是啊，這樣夜了，祇好看運氣了。」

人到了臨着絕望的邊緣，總是向命運低首。希望早就擺在眼前的惡運會變成好運。其實，那惡運本身正像是執刑的劊子手，殺人是它的任務，這任務是命定的，無可改變。受刑者希望劊子手會變成拯救他的人，僅僅是一種斷頭之前的空想，真實情形誰都沒法子改動。

「假使有地方給你過一夜，你不想想要？」于焉還是出於問話的形式。他知道人的命運是由人的生活決定，人的生活殘酷性不是人們零零碎碎的辦法能够消除。他不做好事就是爲了這。他更清楚的是，使惡運微笑一下的不是什麼奇蹟。他從來不相信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一大批鬼話。但是他有一種遏止不住的欲望，他估計一下從祝裴不安的手裏接過來的錢，覺得足夠讓這妓女在小客棧裏安身一夜。這不是慈悲，老早說過的，于焉從來不做好事。那僅僅是一種填補祝裴的不安和自己的不安的意

念，完全是自私的，絕無人道主義者的嗅味。

「怎麼不要呢，先生，假使真的話。」

「當然是真的。」于焉的態度很嚴肅，不容懷疑。

「我總歸已結點是了。」妓女仍舊以爲她將是一具洩慾的機器，說得也極嚴肅。

「你恐怕弄錯了，我的意思是找一處地方，給你過一夜，我是要回到自己的寓所的。」

「那……那簡直對不起……」她想不到她還會有感激的情緒，這種情緒在她這樣活着的人，幾乎是不該存在的。于焉並不要她感激，他連自己對別人的感激都嫌吃力，那裏還想再加上別人對他的感激，壓得自己透不轉氣。

「用不着那樣想。你認識路嗎？你領我走好了。」

妓女點點頭，走在于焉前面。先前那蕩呀蕩，縮呀縮的影子就離開了電桿木，昏迷迷的街燈下祇剩着一團毫無事物可以彌補的空洞，看來是比有個人或鬼在那裏更寒澀了。

那妓女像是很熟悉這一帶的路，走得很快，不用考慮似的。經過了還剩着一個賣粥攤頭的小菜場，穿進一條黑洞洞，地面高低不平，佈滿水窪的巷子，也不知折了幾個灣兒，纔瞥見前面有燈火的光亮。

終於，抵達了透出燈光的裝着玻璃窗的門外。門是虛掩着的，一推就開。睡在櫃檯上的伙計十分警覺，聽見有人來的聲音，立刻跳起，披上棉襖，拖着鞋，一面吞吞吐吐的：

「請……請樓上去……」一面用手揉着像是睜不大開的眼睛，那眼睛是充佈着赤紅血絲的一雙怪物，不知是睡眠不足的緣故還是旁的緣故，總之，在于焉的感覺上那就等於醜惡。

「樓下有空房間沒有？」妓女問。

「有客人了，樓上清爽。」這傢伙看見于焉穿得還整齊，以爲是嫖客，帶着生意眼的意味說。

于焉並不要到這樣的地方過夜，所以毫無意見。

「樓上價錢大。」妓女像是怕多花了錢似的囁嚅着。但她到底跟在紅眼睛的伙計後面走上木板吱吱發響的樓梯。

房間不大，燈光像鬼火，除去堆着油膩膩的棉被的一張床，和一隻黑色粗木長方棹子，連椅子也沒有，事實上就是有也擠不進來。至於該放點空氣進來的窗，怕漏走什麼似的被關得緊緊。于焉從來沒有到過政治犯住的地方，想起來大概就是這末樣，據說有了這末樣，還算得是優待。

「好不好？」伙計問，意思是說再好沒有。

于焉本來沒有意見，連點頭也不必。

「什麼價錢？」

「先生，你照這塊牌子上的價目付給我好了，小賬隨意。」

于焉還是沒有意見，就照伙計的話辦了。這紅眼睛的傢伙拿了房錢和小賬，出去了一會，又提着一壺茶進來，然後，他的任務算是完了，回到他的櫃檯上去睡覺，當然仍舊是十分警醒的。

于焉也預備走自己的路，他一點不打算多留一會。

「喝杯茶再去不遲。」得着意外的棲身之所的妓女遞給他一盃茶，瞧着這種污膩膩的杯子，發霉氣的棉被，以及燈光下愈顯得拾得起摔得碎的被蹂躪得不成形體的形體，于焉簡直要嘔吐，而且差不多快被激得憤怒起來。但他到底忍耐住，沒有將那接在手裏的茶杯攪碎。當然，他一滴也不喝，他看見這妓女喝得那樣起勁，像英國人吃律浦敦紅茶似的，真的弄不清楚人的好惡會有這末樣的差別。

「你可以安穩的在這裏過一夜。」于焉勉強的說，這是他唯一能够在這種不成樣的地方說得溫和點的話。

「先生就要走了？」

「唔。」毫無考慮的，于焉推開房門，跨出他的左腳。

「唉，先生，請你稍微慢點……」

「什麼事？」他顯得十分不耐煩，但又不得不拉回跨出去的左腳，使它被虐待的回到不能再多逗留一秒鐘的關着政治犯一樣的房间裏。

「我……我……」

「什麼？」他幾乎是大聲斥罵誰一樣。

「真的，破費你那許多錢，又不住夜……」

「這不關你的事，你要什麼？」

「我差不多整整一天沒吃過東西了，今晚又沒生意……」

于焉一聲不響，將僅够他明天吃一碗陽春麵的錢統統給了她。

「謝謝，唉，先生真的是做好事……謝謝……」

他的左腳，以及右腳，再也耐不住了，假使可能的話，他倒希望兩隻腳同時跨出門。

終于，那種近乎呻吟的「唉，謝謝」的聲調，被他由近而遠的撤在後面。他實在擔架不了真的或假的任何一種的別人的感激。

不但是別人給他的感激，就是他自己要給別人一點感激，也覺得吃力非凡。更糟的是，像祝斐那樣的人，常常担心着別人的屈辱，如果讓他知道自己在如何過制住接受了他的幫助以後的情感，他該難堪到什麼程度呢？

有些人是這樣的，他們力能助人，但他們却急切要知道被幫助者對他們作何感想，這真是一種不能再殘酷一點的殘酷。

要感激嗎？好，馬上就有，真的假的且不管，總之，對於這種助人者到底是一種滿足。于焉弄得

很清楚，他知道祝裴不是這一流人物，他不見得會推却自已給他的感激，感激本身就是一種崇高的情緒。祝裴最大的顧慮不是真偽的問題，乃是受助者不會感到被幫助後的委曲，一種人的自尊心的下墮。祝裴的顧慮是極其正當的，如果換了一個馬上要知道受助者的感情的人，即使會拿出比祝裴拿出的多十倍的錢，在于焉都會覺得受不了的。就是爲了這一點點理由，于焉覺得祝裴這個人，實在有着一種別除了金錢的冷酷以外的溫暖。

于焉今晚並沒有喝過量的酒，照理該十分冷靜。但在事實上却煩亂得扯不開，腦子裏始終被種種糾纏在一起的事物不停的翻騰着，這是從想回到泗芝橋對面到底沒有走過去以後一直延續着的心情。他現在是十分疲倦了，這不是身體的吃力，主要的是用去太多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力氣，將某些會壓着別人或壓着自己的東西挪開。他不相信已經是被挪開，但他不得不強硬的以爲着總歸被挪開些。那些是什麼呢？是從沒借着錢的所在帶走的別人的歉意；烟攤和小酒店給他的使他內疚不已的欠賬的親切；得到祝裴不安的幫助以後的不安；以及由一個街頭妓女所牽想到的人的生活裏的殘酷和醜惡。是的，他化掉了所有的祝裴給他的錢，所得的除去使一個失去做洩慾器資格的遊蕩妓女得到過一夜的所在以外，什麼都沒有。他發現了人這一種動物，命定的該受一直到死爲止的打擊，不能抵抗，掙扎也沒用，祇能縮呀縮的。而退縮一次就必須付與一次更大的摧折作爲代價。那妓女現在是有地方睡，並且有了一些可以買吃食的錢。但她明天怎樣呢？她仍舊要立在昏沉沉的街燈下，蕩呀蕩縮呀縮的，忍飢耐凍，或者會餓得更利害些，凍得更利害些。那有什麼辦法？她祇得忍受。總會有法子麼？哼，得了，真的沒法子可就真的沒法子了！

人的生活所暴露出的陰影，于焉絕不相信零零碎碎的做法就能抹掉。他不是社會改良論者，他也不想不出和不去想會有什麼好辦法將一切弄得完美點。他不承認在行善，人們能從慈善家的手裏得到溫暖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怪事。祝裴給他錢不是行善，他給妓女一夜的住所和吃點東西的錢也不是行善。並

且，他是壓根兒憎惡那些醜惡的形象的，因此他絕不企圖那妓女會因此感到點人情的溫暖。至於祝斐會不會對接受他不安的幫助的人也有同樣的憎惡，那就不得而知。

他希望不。

如果是的，敏銳如于焉，老早就跨過泗芝橋攢進鬼也尋不着的巷子去叩祝斐家的門，或者更早就拒絕了他的幫助。

此刻，于焉已經走到寓所的門口，玻璃裏透出的燈光對他發生了異樣的感覺，好像有一種吸力，使他儘可能的快去叩門環。

但也有另一件事物，似乎是命裏註定的不讓他隨心所欲，牢牢的拉住他的差一點就觸着門環的手。

那是一個惹起他的煩亂和不安的孩子的聲音：

「呵……呵……餓煞哉……餓煞哉……」

他真弄不懂世上究竟有多少老是嚷着餓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連自己在內。

可憎的醜惡啊！

但他到底沒法止住移動的步子，一直尋向發出這樣刺人骨頭的聲音的所在。

距離寓所不遠的地方，一個黑洞洞的門凹子裏，蹲着個渾身打戰的七八來歲的女孩子，穿得雖然是一副窮樣子，可也沒有所謂小窩三那末襤褸。嚷餓的就是她。

「先生……做做好事，給點錢我買大餅……我快餓煞了……」

又要他做好事！于焉恨不得提起腳來將這嚷餓的小東西踩成肉餅。他不是恨這使他不安的女孩子，他恨可以使一個最硬擗的漢子也要爲了它忍受屈辱的飢餓。

但他到底沒有那末做，不是以爲犯罪，他認爲那末子也還是一種零碎辦法，甚致是零碎中的零

碎。

「你家呢？」于焉忍住不能忍的，溫和的問。

「爺早死了，前天媽也跟人跑了，我又沒處住又沒得吃……唉，餓熬哉……」

「你別嚷，跟我來。」

「什麼地方去啊？」

「給你找吃的東西。」

女孩子果然不嚷了，眼裏有一種無可奈何的驚懼。但她究竟想不到世上還有比挨餓挨凍更可怕的事，有東西吃就好，於是默默不響的跟在于焉的後面走。

他們穿進到處是水窪子的暗巷子，摸到于焉剛剛來過的小客棧裏。

在安頓着那沒處住的妓女的房間裏，透過一層薄薄的木板壁，傳出一陣咀嚼什麼的聲音。門開了，她果然正拿着一塊粗麵製的大餅啃咬着，看樣子是恨不得立刻完全吞下。

「——」看見于焉領了個女孩進來，弄得她呆住了，將咽未咽下的食物塞住喉頭，說不上話。

「給她一半！」于焉用命令的口吻。

「祇有這：這末一點呀！」她像怕有人和她搶一樣，用手捏緊實在也不多的餅。

「給她！」于焉再也遏止不住憤怒，他絕對不能忍受這醜惡的形象所做出的吝嗇樣子。她終於屈服了，折下將近一半的大小，遞給女孩。

「好吃嗎？」他問。

「好：真謝謝先生！」女孩吃得很滿意。

「今晚睡在這裏——噲，聽見吧，讓我和你睡在一起。」

妓女點點頭，仍舊不放鬆的啃着她的被分掉一部份後的餅。

對於這些人類的渣滓，于焉再多一秒鐘也看不下去。他緊緊的閉了閉眼，像是要將所有的醜惡事物都擠出去一樣。

他重又走在暗沉沉的路上。

雖然又可以看到寓所門窗透出的燈光，于焉的心情却被一種始終不能抹開的陰鬱緊抓住，他以爲他將永遠走不到寓所門口了。

夜 蓓 花

蕭 雲

夜蓓花是種洋紅色的小小的花朵，在白天裏她閉着她的眼睛；而昏黃的時候她笑了。回憶的童年裏；古老的詩意的河城，我同居的小園裏；有着這種小小紅色的花。有一位小姑娘時時用這小花朶來逗我們嬉戲。小花朶可以一朵朶心貫心地聯成一串，孩子們用來象徵一種無聲的喇叭吹着。我小時候曾經踐踏過許多小花的生命。自從離開了這古舊小宅之後，我還不會看見過這洋紅色的小小的花朵。

禮拜六之夜。

十一點二十分。

上行車，上海到南京。

夜快車。

四月的夜裏，夜風吹來，有着份寒意的。我戴了頂呢帽。披上一件人字呢的春大衣，也擠在夜旅行人之羣，在我走夜路到是種習慣了。

二等車裏，難得那樣清閒，我隨便找了一個座位，在末一排的小隅。划上1支 Greys，吐着白煙，靜悄悄候着車開。

一個白色制服的待者在我身邊一掠，停在這裏。

「先生！茶，紅茶還是綠茶？」怪有禮貌的。

「紅茶。」

一個慣常於夜旅行的，該有他的匆忙，而我是很從容，沒有多餘的行李，而真正的目的是旅行。爲了精神的休養，不肯化費一點時間在夜裏，夜裏原是人們休息的時候。

於是，背靠着窗那一邊，把呢帽拉下了，戴上副黑眼鏡，怕夜深的燈火。伸直了腿，入於假眠的狀態，好在我祇有隨身的衣服，即使真的睡熟了，也不害怕什麼的。

「先生！茶。」

我點了一下頭，Crews剩了一個尾巴，向窗外一擲，不出聲輪着，像尾蟄伏的冬天的蛇。

車廂裏不斷地有人在往來，在嘈雜，我熟悉這些聲響，車開動後便會安靜下來的。也不很注意這一類事。儘閉着眼。

「先生！」一個聲音。我也不知道誰在和誰說話，有粗重的小東西放在桌上。又是一聲：

「先生！」

我忽然感到這是誰在和我說話呢，張眼一看，從黑玻璃裏看出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兩個影子停在我桌邊。是一位中年婦女，還有一位小姑娘，那婦人指指我對面的空座。

「這裏有人嗎？先生！」在語氣裏可以探出她的端淑。

「沒有，沒有！」我顯着一點張慌。「請坐，請坐！」

一眼裏，車廂裏很有些人了。他們在忙着行李，沒人注意我偷看一下，她們臉容和年齡上很可以知道是母女倆，氣度很大方的。

「搭夜車你不怕累嗎？明天早車也不遲呢。」

「媽，我不累，夜車也怪別緻的呢。」

這小姑娘到很奇特的，她也愛走夜路嗎？我還是靠着，偷聽他們在談話。

「媽，你還去吧，車就快開了。」

「自己要小心，在外面不比家裏。」

「媽真是，我又不是小孩子。」

「不是小孩子，」我的趣味在這句話上，在黑眼鏡裏偷看出去：這小姑娘近二十歲左右，長長的瓜子臉淡奶黃的面色而帶着有光輝的色采，一頭電燙蜷曲的頭髮；正面頂上有似小山丘的起伏着。一件暗綠色的旗袍，外面套件綠色的絨絨衫，也許正因為綠色的反射上，她的臉色有了悽愴。

在我注視的時候，到忘記了她們在說什麼話。

「那末，我走了，自己小心。」

中年婦人立起身，這小姑娘也想立起身却給攔住了。

「好了！妳管着行李，別送了。」

說話裏，眼光向我一掃，我忘記自己有着保護色的黑眼鏡，急忙閉上眼，身上起一陣寒顫，我知道她眼睛裏的言語的含蓄和暗示。

「記得，一到就寫封快信來。」

中年婦人已經走到車門口又扭轉身來說：

「知道了，媽，小心啊！」

小姑娘的聲音有點暗啞，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在用小手帕揩眼睛了。

我在痴笑，我打了一呵欠。

不一會，汽笛尖聲地叫了，車一震動，慢慢地爬出車站。

夜風在小窗口溜了進來，我把紗窗拉了下來。看看這小姑娘在翻着一本書，精神却疲乏，也對我

橫了一眼，又很迅速地還到書本上去，嘴角上含有沉靜的笑意。

車在搖蕩中，我有了一種慣常，催眠似的。靠着，閉上了眼，於是入於朦朧之中。

紗窗是下着，而小格子裏的風，還偷偷地爬了進來，這一羣小討厭，很尖銳地刺在我腦後，怪不好受的。

火車的汽笛忽然狂吠一長聲，走在空谷之中似的，有着空隆的回響，我矍然一跳，兩眼睜得大大地直坐起來，彷彿發生了什麼意外似的，在車廂前後望一下，一切還是安靜得很，是個安靜的黑夜。

「到了什麼地方了？」我心裏在想。

看看手表，在時間上計算，可以推測該是青陽港過了，剛才空隆的大聲音，是火車駛過青陽港的大鐵橋。摸一下茶壺冷了。桌子的那一邊也有着了一把，伸手過去一摸，却還有點熱的，提了過來，倒上一杯，是綠茶。又輕輕地放着，這準是那小姑娘的。對不起得很，出門人是不大懂得禮貌的。小姑娘呢，也和我一樣的躺着，頭上包了一條圍巾，五顏六色的，像一個吉卜賽姑娘，而且閉緊了眼睛，睡得很甜蜜似的。

我自己不承認是個正人君子，趁她睡熟的時候，就仔細看一下吧。

她長長的瓜子臉，可是臉色太白一點，該是少受太陽光照射的緣故。小嘴紅紅地閉着，怪可愛的。眼睫毛很長的，像一個洋娃娃的眼皮上的。眉毛淡淡的却不很細，筆跡却清秀，有似柳公權的勁筆，燙卷的頭髮在圍巾的四周蓬着。穿着一件暗綠色綢質的旗袍，花色已經不算很新鮮的了。外面罩着件綠色的絨線衫，結織得很精細的，配上綠色的鈕扣，我早就說這，顏色是調和的，也許因為我自己愛好綠色的緣故。你瞧，我吸的Greys的紙烟盒不也是綠色的嗎？我愛吸的Three Castles和Crusade都是爲了它們有着綠色精緻的烟盒的緣故。

劃上火，我抽着烟，小窗口的風還是習習地吹來，我看看這睡熟的小姑娘，便起身把玻璃窗拉了

下來，又靜靜地吐着一個個白色的烟圈，散在車廂裏，不知在想着什麼，也許在想這小姑娘了。

夜風還是在我四周吹來，四周一看，車廂裏有好幾個小窗不會關着，這也是應該的，否則車廂裏的空氣會太污濁，和我一樣在抽烟的也很有幾個呢。

風吹來是有點寒冷的，可是已經春天了，倒有份快感似的，我的精神多暢快。想到這在一個睡熟的人很不是相宜的，到替這小姑娘在擔憂。

擔憂有什麼用，我抽着我的烟。

過了一會，受不了良心上的驅使，把自己的春大衣除了下來，瞧一下沒有人在注意，輕輕地替他蓋着，她還是很安舒地睡着，眼角嘴邊露着笑態，也許她在夢着；夢裏還是在熱鬧的家庭宴會上。

我在思索一些文章的腹稿，呆呆地望着車頂。火車一步步走得遲慢了，喘息着像一條工作辛苦後的牛，旅客有着騷動，有人在說崑山就到了。

果然不一會，崑山站到了車停着。

車廂裏爲了上下旅客的慌張，有份噪聲。小姑娘翻動一下，臉些滾跌下來，想是聲音擾醒了她的夢境。他醒了，伸着懶腦，打個呵欠，用手擦着惺忪的小眼，望着車廂的四週，她一定在奇異，夢醒來；自己却躺在火車的卡位裏，一切的幻境，像一個采色的肥皂泡沫受着空氣的壓力炸散了。

她想坐起身，忽然覺得身上蓋着一件陌生的大衣，呆了一下，把頭上的圍巾除了下來，理着頭髮。看看我，笑一下。把大衣拿在手臂彎裏，又對我笑了一下，指指大衣，指指我。

我點點頭笑一下，不回答，而我承認了。

她把大衣很乏力地拿了起來，剛想傳過來，我伸手過去接住了，就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沉默着。「謝謝你！先生。」清脆的聲音從小姑娘的嘴裏傳出。

「不要客氣。大家都是出門人。」

我把烟蒂兒向痰盂裏一擲，用嘴吹着氣，小桌子上的烟灰，吹落在地上。

「先生，把大衣穿了吧，夜裏會招涼的。」出乎意外的難得她這樣的關心，聲音裏有着顫動的諧和在奏出。

「謝謝你的好意。」我笑着把大衣提起來，狹窄的卡位裏很不容易似的，第二次才把手穿進了袖管。

穿上了大衣，我默默地坐着，她也默默地坐着，誰也不出聲，祇是每個人嘴邊含着不自然的笑意，這寂寞的夜車裏，祇有車輪爬動聲和前面的汽笛聲在黑夜裏給風吹着飛揚。

偶然想去偷看她一下，而她也真想偷看我，眼的波浪在中途相激，而歸於平靜，於是車廂的大海上沒有一點風波。

她無聲地笑着。

我也無聲地笑着。

像兩個淘氣的孩子在樹林中捉迷藏。

過了一會。

還是她打破了這沉默，她在還沒有說話之前，嘴顫動着，她笑了，笑得多古怪似的。長眉梢也淡淡地起一層紅暈。

「請問先生貴姓？」小姑娘不很自然忸怩地問我。

「啞……敝姓，敝姓張。」

心裏想其實我何嘗姓什麼張，這到不是我的謊話，寫文章的人原有許多姓名，我簡直忘記應該姓什麼，就姓一回張，也吧。

「謝謝張先生的招應，真正感激得很的。」

課。

「沒有什麼，出門人是應該大家幫助，何況這原也算不得一回事的，小姐，請問尊姓？」

「我姓胡，古月胡。」

「啞，胡小姐，你上那裏去？」

「上南京！」她望了我一下，接着就問：

「張先生你呢？」

「我也是到南京去的。」我笑着回答，在猜擬上她是個學生似的，便冒上一句，問道：

「胡小姐上南京是讀書吧。」

「是的，我是還學校裏去，今天是春假的末一天，碰巧家裏有個宴會，不得不搭夜車趕上明天的

課。」

「小姐在什麼學校讀書的？」

「是金陵。」

「到是所好學校，很有聲望的。」

我有個朋友是在金陵畢業的，我時常到他校裏去談天，對我却有份親切似的。

「讀那一科？」

她不回答，笑着。過一會纔半開了笑嘴說。

「沒讀什麼，是文科，才兩年。」

「呵！So Phomore。」我隨口喊了出來。

「先生，你在見笑了吧。」她有點臉紅了。

「我何嘗有這意思，」我陪着小心。「請妳原諒。」

她笑着搖搖頭，暫時靜了半響，又爽直底打開話匣子。

「先生，你是上南京辦公吧？」
「沒有什麼公事，連私事也沒有，到南京去不過是玩兒。」
大概我這樣子有點像什麼機關裏的小官吏，而且趁了到南京去的夜快車，所以她認做是還去辦公的了。

「玩兒？」當然她會奇怪的。

「是玩兒。」我鎮靜地回答：

「先生你們也有春假的吧，春假期還沒有過嗎？」

「春假，」我怔了一下。「我已經過了太多沒有春假的歲月，簡直忘記了春假這個名稱。」

「先生在什麼地方幹事的？」

這說什麼好，真糟糕，那些沒出息的小事業，有什麼可以誇口的呢。到底想分一種諱避正面的名

詞。

「我是個自由職業者，整天忙着，也整天空閒着的。」

她似懂似不懂地點點頭，也不追問下去，換了另一種談風。

「先生，這回到南京該有好多天逗留的了。」

「不！」我簡直笑出了聲音。「今天我就得還上海的。」

「今天？」

當然她不會相信的，我不得不在自己的說話裏加上批註。

「是呵！妳想，十一點廿分的上海夜快車，現在已經過了崑山，在時間上算來，該是零時了，而

我却要搭南京的夜快車還上海，當然說是今天了。」

「啞！原來如此。」她的眉毛也在笑了。「先生那樣匆忙，一定有點要緊事情，不單是玩兒吧

她在笑着，看着我等候我的回話。我輕描淡寫地說道：

「簡直沒有什麼事，除了偷玩。」

最後我來了個無可奈何的苦笑。

「先生，到真好興緻呵！」她笑了，可不是冷笑，而出於一個無邪孩子的無隔膜的心上的。

「這不是什麼興緻，或者說是我的一種衝動而已。」我也只有這樣聊以解釋，爲什麼上南京，仔細想來，是很傻勁的。

「這旅行到很消費的。」她在替我盤算旅費了。

「幸而我職務的便利上，有種 Service Order 可以得到免費的優待。」我祇有從實供出自己的口供，在一個天真的小姑娘面前。

「怪不得，你不怕辛苦了。」這彷彿又是一針刺在心上，我簡直沒有可以回答的話。點點頭，苦笑着。

「先生，你一天中如何計劃玩這樣大的南京城，我到很替你擔憂！」

「小姐，謝謝你的擔憂，我祇是希望我的玄武湖。」

「你的玄武湖？」糟了，我又說錯了話。

「不錯，我對玄武湖有點愛戀。」我坦白地說：

「你愛上了玄武湖！玄武湖是你的愛人吧。」又是話柄，她笑得多輕巧，小姑娘到是不很好惹的。

「以前我曾在南京住過兩年，於是對玄武湖有種留戀。」

她笑了，她邊笑邊說：

「我知道了，你在玄武湖上一定有件戀愛的故事，因此你念念不忘。爲了你的愛人，你忘記不了玄武湖，是嗎？」

「這到像篇好小說，可惜我沒有動人的羅曼司。」

「那末你爲什麼單愛玄武湖，怎樣大的南京城你沒有一個道好的地方嗎？」想不到，這小姑娘對陌生人還是這樣跋扈。

「南京許多地方是我愛好的，不過玄武湖更其叫人忘不掉，我有點偏愛的緣故；因爲我喜歡水，喜歡搖船。」

「先生，你到是個性格很奇特的人。」

「這就是我的怪毛病，小姐，妳會見怪的吧。」

「又不關我的事。」我可猜不出她是不是在生氣，不至於對一個初相見的人發什麼脾氣的吧。

「原不關妳的事，不過我順口說說而已，小姐，請妳原諒。」

「對不起得很，這原是我的放肆，請別見怪，這句話是說順了口的。」

「小姐，我是個很隨和的人，祇要妳不見怪，我是不大懂得什麼禮節的。」

「我的脾氣也是如此的，可是媽總嫌我不懂事呢。」說完了這句話她很怕羞似的低下了頭。

我們靜默了一下，聽着火車的喘息，大家不知再說些什麼好，待役走過這裏，我就叫他添了一點茶水，倒了一杯茶，潤潤口。黑眼鏡原是戴不慣常，除下了就插在西裝的小口袋裏，再拿手帕擦一下眼睛。她在冷眼看我的舉止，而笑了，笑得我有點怪不好意思，我就問道：

「小姐，妳在笑我吧，妳笑些什麼？」

「我沒有在笑什麼。」

「妳別說謊，可是你笑總該有個原由的。」

「我是時常笑的，往往一個子關在屋子裏笑，可是沒有理由的。」她笑着。「而我笑有一個人戴着黑眼鏡，而且是半夜裏。」

「戴黑眼鏡的有什麼可笑呢？」我反駁着。

「你想又不是夏天，又不是紅眼睛，又不是盲子。」

我自己想想也出笑了，可是我也是有理由的，我就說：

「這個，我祇是怕夜裏看多了燈火，會滴淚水吧了。」

「幸而你除下了眼鏡，我一直在胆小，疑心你是個秘密工作者，甚至不是個好東西。」

「想不到戴了黑眼鏡有這許多壞處，以後我不敢在女人面前戴這東西了。」

「那可何必呢，爲了我的一句玩話。」

「不，我想學做好人。」我也頂了她一句。

「先生，你到不肯饒人一句的。」

「小姐，你也不錯呢。」

我們都會心的笑了。我在袋裏抽出一匣 Greys 剛想劃火，忽然想起對面坐着一位小姐，便抽出

了一支來傳過去，說道：她搖搖手說：

「小姐，你也抽一支煙吧。」

「我是不會抽煙的，謝謝你的好意。」她搖搖手說。

「那末，小姐，恕我無禮，也允許我抽煙嗎？」

「那當然可以的，你們男孩子是……」。她不說下去了。

「男孩子」。我重覆她不會說完的話。

「男孩子們都喜歡抽煙，連我弟弟也不例外。」

我也不理會她，划上火，抽着煙，一口口吐納着煙。煙裏似乎有了我的思想，而這夜是不寂寞的。偷看一下這個看似安靜而有着潑野思潮的小姑娘，她在整理她的頭髮，像一頭獅子貓在太陽下舐自己的毛。夜車是寂沉的，而我難得碰到了一位談心的陪伴，是件很珍貴的收穫。

「張先生，煙是什麼滋味的？」她在挑撥一個話端了。

「煙的滋味祇有吃煙人知道的，可是知道了也說不出來的。」

「這是煙人的狡辯。譬如糖是甜的，鹽是鹹的，每樣事物是該有種味道的」。果然她在反攻了。

「煙，當然是有滋味的，可惜人類文字上還沒有適當的形容詞，由此無法加以描說了。何況煙草還有種種昇華的作用，更其不容易說明白了。」

「先生，你真是個會說話的人。」

「這倒是實情，有人說煙是臭的，也有人說煙是辣的，這不過是盲子捫象，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拍去了煙捲上的灰，接着說：「煙的哲學，是女孩子們不懂得的。」

「先生，真有說話的巧思，而且不忘舊嫌。煙原不是好東西，女孩子們不懂也不礙事。」說不發怒，而她有着一氣憤，說她發怒，她還含着笑意。「先生，你到說說看，吃煙有什麼好處？」

天曉得，你說吃煙有什麼好處，燒燒煙不過是種精神上的刺激與消閑，而我却說：

「小姐，你且說說看，不吃煙有什麼好處呢。」

「不吃煙的好處就是不吃煙。」她大刀闊斧的斬下來。

「而吃煙的好處就是在吃煙。」我脫口而出。

「由你去吃吧，這原不關我的事。」

「這是妳的口頭禪。」我笑了。

「你這個人真是不好惹的。可是，先生，我有一個條件，你吃你的煙，可別把煙灰弄得滿桌子髒

髒地，還有滿屋子是煙味兒。」

吃煙而受拘束，陌生人對我還是第一次，可是沒法不接受這條條件，很小心地把煙灰拍在煙缸裏，缸裏又灌了一點茶水。把玻璃窗拉上去，讓紗窗小格子裏溜進一點風。

她在翻閱一本雜誌，低頭問我：

「先生也愛看書嗎？」

「看書是我的嗜好，我每天是離不開書的。」

「今天夜裏你不是沒有書嗎？」小姑娘到透頂的俏皮呢。

我在大衣袋裏，挖出一本雪萊的譯詩選，放在桌上說：「這不是書嗎？若是今夜不遇到一個好道伴，這冊書是我的朋友了。」

「先生，是個文學的愛好者了。」我點點頭沒有回答。她接着問：「先生對近代的中國文學也有什麼意見嗎？」

「這年頭最沒出息是文人了，生活在壓迫他們，整天在想柴米，沒有好的文學作品是不能非議的。社會既然不需要文學，那末學文學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了。」我說得有點臉紅了。

「先生你已在什麼學校的？」她轉換了話鋒，誰知道她的用意。

「我，我已前在北平的。」

「是讀那一科的？」

「我嗎，我也是文科出身。」我有點窘了。

「那末先生爲什麼要非議文人呢？」她笑了。「這也許是你的牢騷吧？」

「也許是我的牢騷。」

「這兩年來我對文學也在懷疑，我很疑慮當初爲什麼要選文科。」

「小姐，這懷疑是每一個文學者必然的過程，雖然我在發牢騷，而我已經決心獻身於文學的了。」
「先生，你對文學應該有個聲辯，也讓我領教一下，對一個文學的後進，你是不會諱避的吧。」
她到認真的。

我遲疑一下，划支火，又抽上一支 Greys，吐幾口清煙。

「小姐，這到是一個純正文學者應有的態度，可是這到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由我想一下吧。」
我連抽上幾口煙，她望着我的煙圈在笑。

「你想想吧。」

要不是她的天真的態度，在我以為她是諷刺呢。

「你也知道十九世紀有個英國詩人，同時也是散文，小說的作家 A. A. Milne 嗎？」

「似乎聽見過這個人名的，他還是個戲劇作者呢。」

「他的散文集 If I May 裏有篇 The Case For The Artist 很為文人申辯一下，到很語妙可喜的，可惜我記不真，他大意如此說：

「在這戰爭時期，我們自問比高貴的礦工，及鞋匠，農夫，對於國家又有什麼供獻呢。他們——這些英雄纔是社會的柱石，文人不過是無足輕重的裝飾品。Milne 便以蜜蜂來反譬，先說上一大段蜜蜂的偉大與可愛，後來却說，牠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目標，多做蜜蜂，不希望給後人留下一點東西，一點新的色采，新的味，新的思想。你想生活機構還有此這樣更索然無味嗎？」我斷了一下，把煙蒂兒擲掉了，接着又說：

「於是 Milne 接着就說：我可以立刻明白了，人之所以優於蜜蜂就是因為人類中有文人。農夫自有他的正當地位，麵包自然是生活上所必需的；但假若人生只是為了是做麵包，那麼人生又有什麼用處呢。固然農夫製造麵包，不單是爲了自己，而且也爲了礦工；礦工開煤——不單爲了他自己，而

且也爲農夫；並且農夫製造麵包，還爲鞋匠，而鞋匠造鞋，不單爲他自己，而且爲農夫和礦工，但是他們並未前進一步，這不過是蜜蜂生活的重演，除去僅僅生存之外別無其他目的。

「他們的墓碑上只是寫着生死的年月如此而已。因爲我們有文人，不單在莎士比亞的墓碑上可以寫：『他不是一個時代的人物，而且是一切時代的。他寫過漢姆雷特。』也可以在麵包匠的碑上寫：『他曾爲漢姆雷特的作者莎士比亞供給過麵包。』除了文人以外，其餘的衆人，所可引以自慶的一件事，便是他盡了一些力量使這世界適宜於文人生存。」

我越說聲浪越高，像在生氣，又像演講，她聽得很出神，車廂的旅客們很注意我，張望着我們於是我放低了喉嚨，用祇有她一個人聽得到聲音說着：

「這彷彿是一條文人的定義了。」我咳了一聲。「Milne 大胆地說着，唯有文人，纔能給後人留下一些東西。唯有文人纔是戰士，是算數的人；其餘的人們只是文明的陸軍輜重隊。沒有文人的世界，蜜蜂的世界，是如同完全由輜重隊組成的軍隊一樣的無用，無意義。」

我的說話太多了一點，臉上紅着燒着，不時用口涎濕潤着嘴唇，我是有點口渴了。很想喝杯茶，而爲了替文人辯護我想說完自己所知道的話。

她到也是很可喜，在我面前倒好了一杯茶。

「先生，口渴了吧，喝一口茶。」她已經看出我口渴的神情了。

「謝謝你，小姐，妳真好心。」

「別怎樣說。」她笑了，而且一層紅雲上了臉，手帕掩住了嘴，兩顆黑仁子呆望着我。我喝了幾口茶之後，接着說：

「Milne 他最後說：其餘的人們可以在他們多事之秋，把我們文人看做一文不值的裝飾品，無足輕重；只有他們纔可以使世界前進，這不會使我們不安的。固然，我們離開了他們不能生活，但是一

個多麼嚴重的理由，若是沒有我們，他們便沒有生存的理由了。」

「若是沒有我們，他們便沒有生存的理由了。」我再重覆一遍。

「這理由也許是真正的理由。Mine 說得多麼精巧！」

「小姐，妳有機會不妨看看這篇文章，恕我說不出他的大部份的含義，他在全文裏有更好的精義，有些文章是非看原文不很能理解的。」

「先生，你介紹的準不錯，到校裏我想上圖書館裏找一找，那裏的圖書館到很整齊，也許會有這本好書的。」

「所以學文學的實在有盡其一生爲文學而努力的理由了。」我把煙尾弄熄了，向她看一下，「小姐，你說是嗎？」

「你到是個最好的文學教授呢，我上了二年課，還不會找出一個爲什麼要學文學的答案，除了自己性之所近。」

「小姐，妳別見笑啊！」

她笑了。她說：「我何尙敢見笑你，先生，這是我的心裏話。」

我們沉靜中，祇聽到火車行駛在鐵軌上的聲音，誰也不說話，相互地看着，看多了，我不覺笑了起來。我又打破這寂寞。「也覺累嗎，小姐，躺一下吧，天亮還早呢。」

「不，我一點也不累，今天夜裏是特別興奮，我似乎忘記了疲倦這件事。」

「也許是今天天氣好的緣故。」我隔着玻璃窺看窗外的黑天，黑天裏滿着亮晶的小星。

她靠着窗看這黑夜說：「看這樣的夜天，到是人生到難得的。」她忽然把話一轉變，還頭過來問我。

「先生，你是時常寫文章的吧。」

「我有時候也寫些文章的，創作原是每一個文學者必要的條件，除了楊朱的自我主義，他原不該寫文章的。」

「先生的文章一定寫得很好，很清麗的。」

「小姐，這是妳的猜擬，妳怎樣會知道呢？」我笑了，喝了一口茶。「小姐，妳到是個會說話人呢。」

她提起茶壺在我杯裏又倒滿了半杯茶，笑着說：

「這是在先生的風度和言語的姿態上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的文章的格調也許給你猜中了一半，可是也像我的言語的一般凌亂無章的。」

「先生，你寫些什麼？」

「散文和一些詩。」

「小說呢？」

「也偶然寫些小說的。」我繃了一繃眉頭。「可是不多，我還在摸索寫小說的技術。」

「先生，你似乎對小說不很道好似的。」

「小姐，妳又在猜擬了。」

「我看你說到小說便在繃眉頭，這不是很好的明證嗎？」

「哈哈，小姐，妳到很可以寫些描寫心理的小說，那樣善于猜摹人心的好手。」

「這……這不過是我瞎猜猜罷了。」

她有份小姑娘的嬌羞，臉紅紅地不敢看人，我笑着說：

「那到給你猜中了，我是對散文更具好感的，不過也不輕視小說的感引力。我的創作大多是散文，

次之是詩，小說是平常作的，也許說是我缺乏寫作小說的技巧，可是在中國，現代那些文學家，據說大都是由寫小說而出名的，到是到值得考慮的問題。

「爲什麼如此愛好散文呢？先生。」

「散文是種更自然更貼近人心的文體，好散文一點也看不出雕琢的痕跡；像一個好朋友在替我談心，中間毫無隔膜。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偏見，但是有着廣大文學趣味的，或者也可以說有着廣大文學修養的，一定會同意我的話。」

我說到那裏，一個茶役在車廂出現，邊走邊喊着：

「蘇州到了！」

旅客們有幾個在整理他們的行裝。我抽上一支煙，我們相視的笑裏，她打了個呵欠，用小手帕掩住了嘴，變了的聲帶裏笑着說：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剛一點多呢。也有點疲倦嗎？小姐！」我捲起袖口看一下手表。

「還好，沒什麼，祇是嘴裏淡膩得很。」

她張着小嘴，把紅舌頭伸出來，嘴裏發出個輕微的聲音。

「是啊！夜裏原來是祇適宜于安息的啊。」

在車廂那一端，我看見白衣侍者在和旅客說話，我喊道：

「喂，Boy—Boy—」

「先生要什麼？」他走到我身邊。

「現在餐車上還有什麼東西好喫的？」

「普通食品，大部份是有的。」

「那末來兩杯咖啡……。」

「兩杯？」他對我望了一下，又對她望了一下。

「是的兩杯。」我知道他在懷疑我們，我不理他，望着她問道：

「妳還想喫些什麼？」

「隨便。」她低着頭，在弄鈕扣。「反正還不餓呢。」

「好吧，二杯咖啡，還來一打火腿三文治，快點！」

「是！」侍者臨走還回頭來望我們一下。

「這個傢伙眼睛骨溜溜的，討厭得很。」

她輕輕地說，怕人聽到似的。

「別理他。」我也悄悄地說。

蘇州站不一會果然到了，不過五分鐘的騷動，火車又移動了，在鐵軌上響起來。

我們怕說話，注意着那些上下的旅客，現在却慢慢地安靜下來，像以前一樣了。她說話了。

「先生！」

「噯！」我望着她。

「你的散文理論還沒有講完呢。」

「噯！我忘了，讓我記一下我說到那裏了。」

我敲去了些香煙灰，接着就說：

「中國的傳統文學一向是以散文著名的，但是學校裏的課卷，妳別也認做是散文。歷代傳下來的文學家的名著，大部份是精美散文和詩篇。也許在這一無影的影響中，許多寫作者接受了這祖宗的遺傳，贊允着散文，而我的偏愛散文，並不是菲薄文學的其他部份。我覺得對事物極端不滿的人，可

以作煽動性的演講，寫精美的十四行詩，或者寫論文小冊，他們却決不會寫完美的散文。而那些和藹溫柔的散文却比他們更有效地造成輿論的。」

「究竟散文寫作條件是什麼？怎樣才可以寫出好散文呢？」

「說來也似乎很簡單的，以簡短斷片的篇章，個人特有的語法，誠懇地試談一個問題，這就是純正散文的要素。散文寫來要既不誇張，又不虛偽，只是耕種一小塊田地，可是也沒有一定的法則。」

她的黑眼珠在滾轉，顯出驚奇的神情，說道：

「然則寫散文是最容易的了，可以隨性所欲寫些自己的觀念的。」

我搖搖頭，說：

「也許是的，但是最要緊的，散文本來是種個性的表演，它必須與作者同體。人們藉着散文和作者有了親蜜的友誼，不是在聽講台上的教訓，而是到爐邊去聽他的談話，散文的筆調也真與此相合，要和全人類是推心布腹的。因為散文的特徵不如其他文學形式那樣顯明，而有些人便誤認散文是種很容易的文學形式了。」

「哼！」她先來個鼻音，接着說：「先生，你這是在諷譏我呢，我可不高興了。」

她像頭野貓，不任性就亂滾着，呶起了小嘴。

我向他行了舉手禮，陪笑着說：

「小姐，不是在說你，不過我的說話太認真了一點是有的，向你陪罪吧。」

「誰要你陪罪。」她白了我一眼。

她笑了笑，笑得彎下了腰。

「好了，好了，我們的散文議論也不必再談下去了。」

「不」，她又正經地說：「你的一篇大好議論，是值得我感謝的。」

不必謝我，我不過最近看了一篇波里查德的散文論，偶然拾了一些別人的牙慧而已。」

「先生，咖啡，三文治來了！」

白衣侍者把許多小東西安穩地放在桌上，就走了。

「來吧！我們來吃一點暖暖肚子吧，一切的言語，還沒有食物來得可以安慰我們。」我笑着說：

「先生，你倒是滿腹是議論。」

「那我不說，好小姐！」我喝了一口咖啡，又叉了一塊三文治咬了一口。她在籐籃裏拿出一匣東西放在桌上。說道：

「啊！我忘記了還帶着一匣蛋糕呢。」

「早不說，我早就肚子餓了，你想，七點鐘吃的夜飯。」

我俏皮地就開起紙匣的蓋，裏面滿着圖案畫鋪着面的精緻的小蛋糕。她嘆地笑了出聲。

「誰預備給你吃的，真是的，是媽，怕我半夜裏肚餓，又知道我喜歡吃……。」

我接上去就說：

「知道妳喜歡吃甜的，女孩子們是都喜歡吃甜的啊，是嗎？」

她白了我一眼。

「不，我有時候也愛吃甜的東西，不過起士林的奶油蛋糕真不錯。」

真的不錯，白菓的滋味也不錯。」半塊蛋糕已經又進了我喉嚨的港口。

她笑着不說話，細細地嚼着三文治。

「小姐，別客氣，我是不很講究禮貌的，可別見笑我的粗魯。」

我確實有點兒肚餓了。

她喝了幾口咖啡，停了。眼珠在轉動，一顆熟透櫻桃似的小嘴又在張動，這是她說話的先兆。

「先生，你試想一想，今天我們的談話資料，鋪張一下，不是篇很好的小說題材嗎？」
「小說題材？」

我把剛端起放近口的咖啡杯，又縮了下來。

「你以爲怎樣？」

「似乎太平淡一點，平凡一點。縱然小說可以記述一個人，一件事，一次感情的演變，一小時中的故事，也可以是心理的描寫，自然環境的敘述，而這裏資料還不充分。」

「還缺少一點什麼？」

「譬如如譬如缺少一點羅曼諦克。」

她眉目之間含着嬌羞的紅暈。她說：

「那末我的話是不成立的了。」

「你的話原也不錯，鋪張一下還是可以成爲小說的題材的。」

「先生，你說不會寫小說，可是小說的理論可不壞呢。」

「同樣用文言來表現的藝術品，是有它們的共統點，不能以小說或散文等抽象名詞所隔離它們。」

「可是小說在文學中無疑擁有較廣大羣的讀者。」

我把最後一口咖啡喝了下去，便說：

「我早就說過中國的文學者很多以小說出名，我也不必加以批評，可是有些不過是個講故事的，類似「今古奇觀」的白話翻譯者，離純粹小說的境界還遠。而有些小說的讀者，文藝修養不夠，也不過在看一篇沒有技巧的故事書。由此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惹人流了許多無謂的眼淚，人們說，這是部好小說，而這樣的作者也就成了名。」

她笑着說：

「我到要請教一下，先生，對小說的見解。」

「那樣講下去，我要收夜課費了。」我也笑着說：

「不是已經付了束修嗎？」

她指指紙匣裏最後的兩塊蛋糕，笑咪咪地。

「不嫌太菲薄一點嗎？」

「一分價錢一分貨。」她險些把嘴裏的咖啡噴了出來。我思索了一會，就說：

「除了故事之外，小說裏必須要別的東西。故事是個架子，是肉體。內在的美麗的和高尚情感才是必要東西，才是精神，才是靈魂；小說的要素，由我再說得簡單一點，它需要的是縝密的構思，巧妙的表現法，極經濟的字句，精練的單字的選擇；無痕跡的連繫。」

「這些似乎又和散文相似的了。」

「我原說同樣用文字來表現的藝術品，是有他的共統點。我認爲像一篇散文詩的小說，才是傑出的小說。」

「這樣話裏是不是有散文癖在作怪？」

「縱然我愛好散文，却沒有成見的。」我端嚴地說：

我有點累乏，抽出一支煙，她以迅速的手法，搶下桌上的火柴，替我划上火。

「謝謝你！」

她笑着不說話，這姿態却簡實有點迷人。

我噴了第一口煙，又說道：

「總之，對事物的觀警要有特別敏感，因事物而引起的感情的波動要特別深湛鮮明，勤于習作，

怯于發表，對自己的作品要修改又修改，這是任何忠實於自己的作品的藝術家所必具備的條件。」

「先生，那末你預備寫小說還是別的？」

「我全沒有想到，還不會挑動我寫作的感興。小姐，妳却不妨寫一篇啊！」

「我那裏敢寫什麼，我除課卷之外，還不會寫過東西，我是寫不好的。」

她含羞地低着頭。

「寫作一點是應該的，好壞又是另一個問題。」

「先生，你真的放棄這素材嗎？」

「也許會寫的，爲了妳的緣故。」

「爲了我的緣故？」

「爲了妳的緣故！」

她眉梢泛起了兩片淡淡的紅暈，忽然又把兩道眉毛鎖了起來。

「先生，我不希望你寫，關係我的事，爲了上帝的緣故你不寫了吧。」

她面貌轉換了莊嚴，像禮拜堂裏一個聖聖女跪在聖像時候的默禱。我有些惘然，無從知道她的意志。

「我原不一定會寫的。」我頓一下。「妳是不願意妳的姿態與性格表現在文字裏嗎？」接着我有
意開一個頑笑說：

「至于上帝，恕我有罪，我是不很相信上帝的。」

她有點忸怩，儘低着頭不敢仰起頭來說話。

「我，我沒什麼，祇是怕有人看見了會笑我呢。」

「那一個？」

「同學們？」

「她們怎樣會知道呢？」

「她沒有回答，我接着說：「妳不告訴她們，她們誰也不會知道的。何況文章上的姓名也是不可靠的，大半出于文人的偽造。就是其中的人物與故事，也大半是虛構。寫文章的人或者模擬某一個人的言談，容貌，舉止，也不過是一部份。一個典型人物，大概是混血兒，甚至混合着多量人物的性格與姿態的。」

她笑了仰起頭來，眼珠在滾動，發着光亮。

「是呵！這該是我的小心眼兒」，接着又換了一個話題。

「你們男人老是喜歡寫些女人的故事，爲什麼？」

「一切的故事原是離不了男女間的故事。每一部名著裏所討論到的也無非是男女間的事。」

「爲什麼？」

「因爲世界上祇有兩種人類，男的和女的。」

我俏皮地回答這大問題。

「先生，你也讀過聖經嗎？」

她突然問上我這一句，我到呆住了，答不出話來，心想她該是個虔修的教徒，和她的學校有淵源的。

「爲什麼問我這個問題？」

「沒有什麼，你且告訴我。」

「我的心雖沒有耶穌，而舊約和新約是全讀過的。」

「讀了這些爲什麼？」

「祇是爲了我的文學修養上而讀她們的。」

「先生，你對宗教大概有種成見吧？」

「沒有什麼成見，不過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信仰，在佛學上說來該是我還短缺悟心，好在我是個信仰自由的擁護者，對別人的信仰也不加非議的。」

恐怕一個信徒對法利賽人有所懷疑，於是不能不說明自己的立場。她這回却不笑的說話了。

「先生，你以爲我是個基督徒嗎？」

「也許是的。」我點着頭，亂頭髮垂掛在額前。

「你的猜擬錯了！」她輕鼓一下掌。「我何尙信過什麼教。」

我把額前的頭髮朝後一抹，搔搔頭皮。

「那末你爲什麼口口聲聲說上帝和聖經呢？」

「上帝耶和華這句話差不多成爲現代人的口頭禪了。」她說了這句話，笑得多起勁，是在嫌我的笨拙了。

「妳到是基督的罪人了。」

我鬆了一口氣，於是笑着說出自己心裏的話：

「宗教家虛擬了一個全能至上者，從而崇拜他，宗仰他，他們也不過想恢復已經失去的天國，但懷疑到了盡頭的人，和透視得不加以懷疑的人；對這種不兌現的支票，是早已失掉她的信仰。」

「但是宗教也在安慰着許多人呢，沒有了宗教，許多人連精神上的希望也消失了呢。」

「雖則宗教也能在無中生有安慰人類於萬一，這似乎也不可輕視的。」我加重自己的語調接着

說：「而我這個不幸者，在信心上已經有了懷疑。由此，我對宗教不加攻擊，也不勸導信仰。」

「妳也記得聖經上有句話嗎？」她忽然裝得很莊嚴似舉直她的左手，用一種牧師的聲調說道：「

「不信我的有福，因為他們得救了。」

她很俏皮地偷偷看着我，正不知道在擾什麼鬼，這樣淘氣的女孩子到也少見，我真忘記了自己的年齡，自己又是個很年輕很年輕的年輕人了。

「阿門！」我喊了一聲。「這也許我沒有福，而且不得救了。」

又突然的補充一句。

「可憐妳這孩子又不信宗教，所以我們這兩個異教徒在這夜車裏度這荒涼的深夜。上帝的信徒們早已落在進天國的夢裏了。」

她葛，葛，葛在笑了，笑得眼睛也張不開，眼皮合着成了一條春草蓬勃的線縫，眼眶裏流出透明的液體，用小手帕掩沒了眼睛。

在笑聲中，白衣侍者已經站在我們桌邊，傳給我一張賬單，低聲地說：

「先生，賬！」

我剛想摸皮夾的時候，桌上的賬單却給她搶了過去，一面說：

「由我來付，我來付吧。」

「這算什麼呢？」我隻伸進去的手不知如何是好。

「什麼？」她很認真似的。「我不可以付賬的嗎？」

「不是，那……」

我還沒說完，她搶着說：「不是什麼，別娘兒腔了！」

「那末由妳吧。」我在袋裏挖出一包捲烟出來，抽出了一支，很窘窘地說：「我，我是最怕客套的。」

白衣侍者的頭不住左右扭動在看着我們，我裝做一副不笑的神姿，而心裏却忍不住在笑着。

「多下的不要找了」。她在小手袋裏把鈔票放在桌上。

「謝謝……」他收下錢道謝着，可是下面想說些什麼又不敢說出口似的，她扭回頭來白了他一眼，侍者很乖巧地拚出一句：

「謝謝小姐！」

急慌地還身就走，在車廂裏不知踐踏了什麼，滑了一下，險些把盤裏的盆子茶杯打翻出來，我們望着他的背影笑着。她忽然回頭過來看見我在笑，便道：

「你在笑什麼？」

「我沒笑什麼，笑他的冒失。」

「哼！」她冷冷地笑了一聲。又嘆地一聲笑着，露出白色的牙齒。

「我到忘記了，謝謝妳的茶點，要妳破鈔了！」

「這點小意思算什麼，不用謝的，而我這次請客也該是值得的。」

「值得什麼？」我吐口煙。

「聽了，你這許多話，正是勝讀十年書。」

「我早說過，一切的言語，還沒有食物來得可以安慰我們，其實還是我來得上算的。」

「這是你的俏皮話，我是認做我是值得的。」

接着是極嫵媚地一笑，我茫然地看着她。

她在小手帕中掩住了一個呵欠，我吐着一個白煙圈，互相沉默着。

「先生！」她忽然提起了精神。「你寫文章時候用什麼署名的，我到還不會請教過你的筆名

呢。」

「哦，哦，那個——」。我只是含糊着。

她的烏溜溜的黑眼珠，追逼着我，使人更其迷惘了。

「爲什麼你要問起這個呢？」

「想拜讀拜讀你的大作。」

「我寫得很不出色，你還是不知道的好，也讓我撫撫醜。」

「你們男人就是這樣一套——」擲一個柔媚的眼波，接着說：「還不及我爽快呢！」

「告訴你也沒有關係的，妳可別嘔人，我的好小姐！我的筆名是……我的筆名是叫燕且。」

「啞！原來你就是燕且先生，真是失敬得很，我時常在報紙雜誌上看到你的雋永清麗的散文的。最近我還在文學月刊上看到你一篇「村中夜歌」，寫得真不壞，可是短了一點，也許寫得短，讀者更有回味。我們的王教授也時時提你的散文，是近代……。」

她像自來水管鬆了龍頭，一肚子話直瀉下來，我沒等她說完，便搶上去，說道：

「好小姐，快別說了，這些都是我不成品的東西，我覺得自己還不會寫出過一篇像樣的東西來。」

「這是你的謙虛。」

「到是我的良心話。」

「一個文學作者，對自己的作品總是不滿足的吧。」

「也許是的，而這不滿足中他們才有了進展的機會。」

「可見先生的文章是在不斷的進展，越寫越純熟的了。」

她淘氣地笑着，這分明是句很有骨子的話。我暫時怔了半嚮，想句適當的答話。

「那也不一定，我覺得年輕時候的寫作，現在看來還是可喜，甚至現在還寫不出，那也可見我寫作的退化。」

「這真是孔融說的：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她癡笑着。痴望着我。

「妳說得很俏皮，又在借題罵人了，可是我却不同意揚子雲的悔其少作。幼稚和粗魯並不是可怕的。」

「我何尚在罵人，只是抓到了題目，隨便說說吧了，這是你的多疑。」

「是的，是我的多疑了。」

她葛葛地笑着，笑得打了一個呵欠，我心裏想小姑娘說俏皮話也該說累了把，望着她笑，默默看着她。

「你在想些什麼？」她止住了笑。

「我，我嗎？我不會想些什麼。」我給她突然的話呆住了。

「你明明在想些什麼似的，你們男子老是愛說謊。」

「我在看你。」我還說什麼好，把事實告訴了她。

「噓……別說這樣的話。」

「你聽，這聲音。」我祇有用別一句話來打岔，夜沉靜，火車的聲音是洪亮的，只是我們在談話裏便忘記了她，我這一提，她也在注意這聲音了。

「火車的聲響到是很英雄的。有時候在夜裏夢醒中聽到她，有着說不出的意境。」

「我想到了一首詩。」

「你現在做的嗎？唸唸給我聽吧。」

「不，這是別人的，妳還知道一個在飛機失事中喪命的短命詩人徐志摩，可是這首我背不出，只記上幾句。」

「徐志摩我是知道的，你且唸出來，他說些什麼？」

「這不過在火車的聲響中，我聯想到他的詩。你且聽我唸：

「匆匆！匆匆！」

「他把火車的聲響象徵了這急促的言辭到很聰明，以後是描寫火車行動中的田鄉風景，什麼：

「一捲雲，一片山，一道水，一條橋」，可惜我記不全，祇有末了兩句他是怎樣寫的。

「催催催！是車輪還是光陰？」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據說這就是詩人們的情感。而也是千古來的詩人們對人生短促的悲歌。」

「匆匆！催催催！」她嘴裏也在唸着。「這幾個字的諧聲到很調和的，徐志摩也有他的聰明處。先生，你對新詩也有什麼見解，你不是說對新詩很愛好，而且時常寫作的嗎？」

「新詩！」我很興奮地，可是不會說出什麼，祇拚出了這兩個字。
抽上了一支 Greys，我思索了一會，噴了口白煙說：

「新詩真是個最難討論的問題了，因為許多人還套在舊詩詞的圈子裏，而許多人又有他個別獨特的見解。初踏進文學之門的人認做是最容易創作的，而對文學具有修養的人，却說這是文學中最不易討好的；尤其是無格律的自由詩。」

「很有些人在譏哂新詩的沒落，甚至說及她的危機；有的說不過是散文的分行，有的說不過是雜湊的散句。」

我出神的聽她的話，抽幾口煙，不住的點頭。

「新詩中儘有許多荒謬，一方面是作者的修養問題，另一方面也原諒新詩的創造時期還是很短很短呢。舊詩詞中也有些打油詩之類的荒謬作品，而我們却不能抹煞過去的好作品。」我又抽了幾

煙，接着說：「新詩是有其前途的，這不是句口號，這不僅是希望。小姐，妳也愛讀新詩嗎？」

「我嗎？我是很喜歡看新詩的，可惜有的時候看不懂她的含蓄。也許自己的修養不夠的緣故。」

「可是詩作者也該負一部份責任，寫得太莫明其妙了，就是仙人也看不懂的。」我把煙蒂擲掉了，又問她道：「妳說是不是？妳也愛寫新詩嗎？」

她笑着不說話，看我一下，低頭吹去了桌上的煙灰。我看得了很不自在，急慌說了句抱歉，她開口了。

「別太認真，我是無心的。新詩我會寫過些，也許就是你所說的初踏進門的人認做最容易創作的緣故；可是過後自己看了也笑太幼稚了。」

「習作時候的幼稚和粗魯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許多名著作家，他們不是也有個習作時代的嗎？這一點妳太別胆小，一次次嘗試下去才是。」

「做新詩也有什麼起承轉合一流方法的嗎？」

「妳是說新詩的寫法，這似不是「十日通」，或我一句話可以說明白的。這在於作者的事物觀判斷，辭句修養，靈感激動，滲入詩人的情感，有爲而發。而我認爲很主要的新詩裏一定要有現代人的情感，用現代人生活通用的語言，寫的也該是現代生活中的事象，這纔可稱是新詩。」

「我時常捨不得那些美麗的舊詞藻，往往把她填了進去。」

「這是新詩的一大忌，舊詞藻雖然不能夠完全棄掉，除非沒有更適當的新詞句可用來代替一種新意味的時候，我是絕對不贊允用她們的。因此我以爲寫新詩及小說尤宜多讀外國人的名著，這到不是崇洋，在她們這裏我們可以學到許多東西，這些東西是我們一響所缺乏的。」

我講累了，剛想抽出一支捲煙，她對我白了一眼，她的眼睛似乎在說一句話：「你又要抽了煙。」我假意不知道，把煙盒向桌上一移動，順手執住了茶壺柄，倒了兩杯茶，對她說：

「小姐，渴了吧，潤潤口。」
她很快的舉起了茶杯，對我說：

「我們來碰杯，乾一杯！」

在碰杯的時候，我笑着問：「爲了什麼？」

「慶祝我們的散文，我們的小說，我們的新詩，我們的文學萬歲」她說得多流俐多快。我搶着說：
「慢，還有呢；還有慶祝我們夜車上七小時的友誼。」

「對，萬歲！」

「好，萬歲！」

我們把兩杯紅茶當作香檳酒似的直灌下肚去，然後把空茶杯互相照着，忍不住的笑了出來。

座位後面有人在談話，一位鎮江口音的人在說，鎮江也過了，南京就快到了，我很疑慮什麼時候
過的鎮江，便問道：

「鎮江過了嗎？」

「鎮江過了嗎？」她却反問我一句。

我們大家笑了。我說：

「什麼時候到鎮江的？」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嗎？」

「你該知道的了。」

「我，我也不知道啊！」

「這樣的夜旅行到很舒服的，在不知覺中就到了目的地。」

「幸而我們是到終站的，否則不是很糟糕嗎？」

「爲的是終站，所以我們就大意了。」

我無意中打了一個呵欠。

她也掩住了小嘴，眼眶裏還含着疲乏的淚水。

我們沉默着。

夜快站和黑夜在賽跑，到了龍潭，已經到了黎明的邊境，天空有着白蒼蒼的臉色，和我們夜行人一樣，整夜不睡覺，每個人有着淒涼的蒼白的臉。在天亮的一刻，對於不睡的人們是非常不舒服地，心口胃腸全才作怪似的。

我打着呵欠。

她也在打着呵欠，沒精神地說：「打呵欠是有傳染性的。」她又是一個呵欠。

「我們想出賣呵欠呢。」在呵欠中我含糊地說：

「小姐，天亮了，我們躺一會吧，否則會不舒服的。」

「也好，我們靜一下吧。」

於是我們靠着，閉了眼，沉靜着。讓火車的震蕩像隻搖籃，而我們是嬰孩了。

有點累了，我朦朧中像自己浮蕩在大海洋裏。忽然一個大浪打在我身上，我醒了，翻起身，她却端正地坐着，笑了笑說：

「醒醒吧，南京快到了，太平門也過了。」

我打了一個呵欠，望着窗外一片田野，給初昇的陽光晒着，一片金黃的色采。還頭就問道：

「妳沒有睡過？」

「我閉了一下眼睛，今天精神特別好，不想睡。」

「咖啡的刺激還沒有過時嗎？」

「咖啡對我是很少刺激的，不知什麼感興着我，我想看看車上的日出。」

「看車上的日出，我到時常忽略這件事的。」

「在我却是難得中的難得。」窗外的陽光照在她的臉上有著紅色光輝的閃動，令人起記一幅油畫的人像。

「先生，要求你一件事。」他笑着，露出白色的小齒。

「什麼事？」

她笑着不說，可是笑裏又說了。「很容易的，請你別望着我，祇要三分鐘，你且閉緊你的眼。」

「爲什麼呢？」

「那你別先問，你允許？」

「當然！」我靠着閉上了眼，想這小姑娘不知在擾什麼鬼了，很不耐煩地聽自己的心跳；數着五十，一百，二百……。

「好了，你睜開眼睛來吧。」

在我眼前，忽然開着一朵光輝的花朵，耀亮了我的眼睛，這不是魔術，她在我閉目的三分鐘中，她已經把脂粉來整容一下；她臉上已經沒有了疲倦的蒼白，而顯着鮮豔，小嘴唇塗得紅紅的，像一朵受過露水滋潤在早晨盛放的花朵。照在陽光裏，夜燈下所不會看到的美，現在很清楚的吸入我的眼瞳。我不意喊了出來：

「啞！原來……」還不會說完。

「不許你再說下去。」她笑着搶白我。

「我不說就是了。」我呆呆地看着她，她在低笑。

車廂裏的旅客在搬動他們的行李，顯然上行車已快到達它最後的目的地。我的心弦上彷彿撥斷了一根弦子，起了陣惆悵。

「南京快到了！」我又像和她說話，輕輕地嘆着。

「南京快到了！」她也無那地附和着。

「我們就該分手了。」我感傷地說：

「可是在精神上我們不會分手的呢。」

「精神上的不分手，更其叫人神往的。」

「更其神往的。」她惋惜似的聲音，不看我，還頭望着窗外。

我們雖然是初逢，却具有老朋友的风度，說得很投契的，可是就在短短的六七小時後，我們得走散，像初昇的太陽與遲落的月亮，他們是有一度會面，而這會見又何等殘酷呢。

眸子與眸子互相望着，誰也不敢露出一點聲音，而這沉默却是情感的表演，似感乎到就在一霎那間就會沒有了我們。

我遠遠地望去，車站就在前面了。

「小姐，把行李收拾起來，我可以幫你拿下去。」我裝很平靜似的，打破了這寂寞。她點點頭。

汽笛嘆了它最後的一口氣，車輪也累倒了，再也不爬動。旅客們到了自己的目的地，爭先後的擠出這條大蜈蚣的腹部。

我們候在最後，我先下車，扶了她下來，拿了行李並肩走出車站，我們到像一對伴侶似的。我們默默地走在熱鬧的街口，人聲刺激我們，在人行道上把行李放着，停了下來。

「先生，我將怎樣的感謝你。」她先開口，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我們終得分手了，有機會再

見面吧。」

「別儘說這些話，我還可以送你回學校呢。」

「那是更其不好意思了。」她聲音裏含着許多希望似的，雖則還有着輕微的傷感。

「反正是閒着，而且上你的學校，我們又是順路。」

「好吧，由你吧。」她笑了。

「你在這裏等一下，讓我去雇輛馬車來。」

我說完了話就跑過了馬路，幸而我能說幾句鎮江話，還可以冒充本地的熟客，很容易搭上一輛馬車還來了。

她笑着迎接我說：「你真能幹！」

「小姐，別再嘔人了，我們上馬車吧。」

搭兒一聲，馬蹄中我們在下關的街市上行駛了。

早晨的市街很熱鬧，馬車走來很不容易似的，一出中山門，這條寬舒的瀝青道，却很適宜於這中古時代的交通工具，而坐在馬車的有也了安適。

縱然夜來沒有充份的休息時間，在這春天早晨的太陽光裏是很提得起精神的，我身邊還有隻會說話的小鸚鵡呢。

馬車的搖蕩中。果然，不一會她在唱了，先把手腕輕輕地敲了我一下。望着我，笑着說：

「怎樣不說話？」

「她也不說話呢。」

「我們那樣匆匆相逢又匆匆分手了。」她說得更輕一點。帶着傷感的聲調。

「你會記得我嗎？過了今天。」

「不僅是今天，不僅是記得，而且是不再忘記妳的了。」

「爲什麼呢？」

她眼睛水汪汪地望着我，我看了她一眼，又便還到自己膝頭上的雙手，交錯地緊握着說：

「爲了妳的風度，妳挑動了……」。我不說下去，聲音帶着暗啞，仰起頭，懇求地說：

「好小姐！妳別問我吧！」

「你儘管說下去，我不會怪怨你的。」

她望着我用她溫柔的眼睛，而溫柔的眼睛却是在催促我的。

「爲了妳的風度與談吐，你的活躍的青春味，妳就在一夜裏，挑動了我情感上某一個鍵子了。」說完了話，我有點胆怯似的，不住用牙齒咬着自己的嘴唇。我的嘴唇是很枯燥感的。

「這原是我的不是了。」她低下了頭在說話，忽然又笑了起來。「昨夜裏這却做了一夜琴手呢。」

笑忽然止住了，多沉默，她緊閉着她的嘴吧。

「這該是我的自作自情吧。」

這句話像不是和她說的，不敢望她，眼睛望着自己的鼻子，很冷酷似的。我毫無感念，拾起愁思的端緒，忽然想起李商隱的一句詩——「錦瑟無端五十弦。」

馬蹄得得得在奔駛，我們沉默着，這裏祇有這單調悲哀的聲音在早晨清靜的瀝青道上。

斜過頭去，她靠着，胸脯微微波動，眼睛有些紅，小嘴却變了灰白。

「怎樣？」我不敢道破她的傷疤。

「沒什麼？灰沙吹進了眼，眼皮也擦紅了。」

這該是她的謊話，而我更其爲了她的謊話而感動，想說些趣味話，打破這局面。

「南京是多風沙的，而祇有一粒沙子吹進妳的眼，這粒沙子是幸福的。」

「這粒沙子而且是怪淘氣的。」

她一定明白我說的沙子的含蓄，笑着回答我，接着又問我。

「先生，我們以後還有會面的機會嗎？」

「那誰知道？在我有了今天的機緣，已經很滿足的了。」

「你到很容易滿足自己的啦！」

我不敢說話，笑笑點點頭。她也不再響一聲，怕刺中了各人的傷疤似的。

車輪轉過了電燈廠，新街口，又轉過了鼓樓醫院，一所高大的建築物，很巍峨地站在前面，我指着說：

「到了，這是你的學府。」

「到了。」她也輕輕的說了這一句。「叫馬車就停在這裏吧。」

我就對前面高坐着的馬車夫說：「喂！在這裏停一下。」

馬夫回頭過來點點他的頭，嘴裏喊着：「搭兒！搭兒！」馬車就停住了，馬嘴在吐白沫，喘着。等馬車停好了，我問她。

「爲什麼要停在這裏？」

「校門口碰到了熟人怪不好意思的。」

「是不是爲了我嗎？」我笑着指指自己的胸口。

「不是的，誰會怕你呢。」她俏皮地笑，用鼻管向上一聳，減短了與眼睛間的距離，一股怪樣子。

「那最好，我陪着你進去吧。」

她有着慌張，推着我剛想起立的身子，說：

「不，不，你坐在這裏，不許離開車子一步。」

「那末妳得說老實話。」我靠着車坐逼着。

「說就說，也許是爲了你。」她還是那樣俏皮地說：

她話還沒有說完，就跳下車，在我腳邊拿了兩件行李，放在地上。

「謝謝你，請你先走吧，再會！」

「不，妳先走，我看着妳不離車就是了。」

「不！」她嗽起她的小嘴。

「我也不！」我搖搖頭，眼裏有着哀求的神色。

她立在車傍，還不到三十秒鐘，扭轉頭來說：

「也好，我先走了，先生，再見！」

她真的提了行李想走了，又回頭笑着對我說：「你別儘望着我。」

「再見！望着妳怕什麼，過一會我是望不到你的了。」我靠着車苦笑着。

她又放下行李，伸出她的右手來。

「再見！」

我們握着手，我有點疑慮這是現實，不說什麼，點點頭，面頰上的皮顫動了一下，算是代表笑的。

她一步步向前走去，一步步離開我，快近校門口，還回頭過來，可是已經不很能夠看清她面部上的表情，我似乎覺得是一個不很自然的笑態。

綠色的影子，一轉瞬間，消失在這建築物裏，而我還是出神地望着，忘記在想念什麼。

高坐着的馬車夫忽然喊着：

「先生！走不走？是不是先到鷄鳴寺。」

「啞！」

我從迷夢樣醒了，隨口說着：

「鷄鳴寺！」

後記：

費了我一個整月的時候，思索與修改，寫了這許多字，這樣一件祇具有很輕微的故道犯了繁富的病。在太多的兩者之間的對白中，寫來有似議論，有似散文，有似小詩；凌亂之至。這是我的破綻，也不能否認的了。也是我的偏好，因為我很想說這些話呢。對於那些看慣了傳奇故事的，會更失望的，甚至有修辭繁簡上的貶論，我却也不很希望這類讀者的。吾們在以前似乎是近于沒有小說的，也曾有人彙集過一部「舊小說」，那也不過是故事書的大觀，離小說的境界，還該缺少些什麼。我走的道路，却別緻一點，而且寫來又很粗魯的緣故；更其使人疑慮我的異樣吧。而我還想依據偏重技巧與素描，再寫一些什麼，也許會更像樣點；當然像「夜蓓花」那段故事性的淺淡是不够的。

低氣壓的小城

葉帆

一年夏天，我到了南方沿海某省的東南角上，在一個小城裏做着地方行政官。

因爲正值黃梅季節的原故，這小城的天氣竟永遠是陰霾着，或朝或夜，稀稀疏疏的細雨綿纏不休，但卻從沒有痛快地嘩嘩啦啦落過一大陣，使人感到鬱悒而悶塞，難得有一兩天不落雨，但也佈滿了霧，淡黃色的，或是灰白色，整個宇宙都似乎因此而愁慘不堪，一切人與物的輪廓也因爲雨和霧的關係而模糊不清。

城裏的什麼東西都發了霉，在塞悶而潮濕的空氣裏，默默地腐着，朽着，連住在這小城裏的人民也是，普遍的瘦弱與矮小，蒼白得發青的面色，似乎都因爲呼吸了那濕度過濃的空氣而生着肺病，貓樣的眼，鼠一般的行動，是生理影響了心理的原故。

我渴望極了，希望有一天能夠看到炙熱的炎日，那燦爛的光線是多麼令人舒暢，雖然是夏天，但那炙熱却比這蒸氣般的溽熱令人愉快得多，我更以爲，這小城裏的人們，更加有給炎日一曝的必要，讓他們每一個人的眼光都能够更亮一些，讓他們行動在明朗中更磊落一些，讓他們的那種溺死者浮屍般蒼白的皮膚變得赤褐而堅強，可是這小城似乎對於炎日是連想像也不可能的慌夢，我和那些小城的人物這樣談時，他們輕蔑地笑了，望着我的眼睛在對我說：「你這個妄誕的傢伙。」

很快地，我和當地的士紳們熟悉了，田賦主任李縉田是最富有的一個，我的住處先在縣署裏，不

久，由於他的好意便賃了他的家屋，這個四十多歲的吝嗇者在我住進他的家屋的第一天爲我歡宴，佻儻的身體肩着一顆枯乾的頭顱，皺紋擁擠着，我怕看他的笑，可是他永遠對着我笑，和季節極不調和的一件紫色團花的綢衫，飄飄地像個幽靈。

「寶眷什麼時候接來呢？」在席上大家喝了一點酒以後，開始閒談了，李縉田這麼問我。

「我祇是一個人！」我很簡潔地這麼回答着，是的，他們吃驚了，他們不相信一個做官的會是孤獨的飄泊者。

絲繭業公會會長徐桑庵，六十歲的老傢伙，取下了他的玳瑁眼鏡呵呵地笑了，我不知道他是爲什麼笑的，他拂了一拂嘴巴前面的幾莖黃鬚，霍地吐了一口痰，想要說什麼又止住了。

接着他們笑嘻嘻地談起了各人的家，於是，我知道了，李縉田有三位太太，徐桑庵娶過兩次續絃，警察局長王魯雖然是個獨身漢，情婦的數目却難以統計，漁業署主任趙浦山新近還納了妾。

「不知這個小城裏有沒有有福的姑娘，我到很願意爲我們的長官做一次月老呢！」趙浦山點頭幌腦地對着我說。

大家一齊高聲笑了，好像是慶賀的意思，我對於這樣的情景，感到一陣憎厭，默默地沒有出聲，他們的話題便很快地在笑聲結束後轉了向。

我的房間，出乎意料地給李縉田爲我佈置得那麼好，西式的傢具：沙發，書桌，台燈，銅床，窗簾，使我要疑惑這是否是這愁慘的小城裏的地方，我的行李已經搬過來舖在牀上了，但却更多了一些毯子，紗帳，和褥單，在宴席上我並沒有喝多少酒，可是他們因爲我赤紅了的面孔而疑惑我醉了，李縉田陪着我進了這房間，我們在沙發上坐着，他叙述着這房間的歷史。

他告訴我，這原來是他長子李浩的房間，據他說李浩是這小城裏唯一的曾在外地讀完了大學的知識份子，可是畢了業，回家結婚以後，不到一年，便又離家了，這房間便是他回家時自己所佈置的，

我聽着他的訴說，一面仰起了頭來，向四壁望望，髹漆成米黃色的牆，左面還有兩幅粉畫。

住在這樣的屋子裏，大概是我在那小城裏最愉快的一件事了，晚上，我扭亮了燈，坐在沙發上沉思那房主的兒子李浩是怎樣的一個人，凝視着牆上的粉畫，聽着窗外的細雨聲，羽紗的窗帘給微風拂着，可是，這樣的機會並不多，我的休息的時間，往往是充滿了拜訪的客人的，有許多公事，竟必須要在私室辦理。

李縉田的富有，不久以後竟使我吃了一驚，這並不是從他的生活上所知道的，而是從他的三位太太的裝飾上所推測的，雖然她們和李縉田一樣的吝嗇，可是金碧的首飾却佈滿在髮邊，手指上，手臂上，甚至於足踝上，而她們的生活却是寂寞而悲哀的，永遠囚困在家屋裏，讓貪婪的丈夫囓着她們的青春，她們的黃金，正是她們的枷鎖。

這一些陰險而且狡猾但却富有的士紳，他們的全部生活，不久，我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漁業署主任趙浦山在一天晚上，向我控訴了警察局長王魯強佔民婦。

「這樣的事情，我便不希望擴大！」趙浦山說：「可是……。」
「怎麼樣呢？」我問。

「啊！啊！這件事情，本來與我無關，可是王魯也太無法無天了，他以爲他是省裏派下來的，而這一次又鬧了這樣的事，太令人難以忍受了！」

調查以後，我方才明白了全案的詳情，趙浦山和王魯是很久以前便有了衝突的，趙浦山去年曾經控告過警察局在漁行碼頭敲詐，雖然後來經人調解，但是仇恨仍然結着，這一次他控告王魯強佔民婦，實則是他的親戚的一個寡媳和王魯有私情的原故。

結果是王魯撤職查辦，坐妨礙風化罪，省府警察廳另派了一個新的縣警察局長來，事情結束以後，趙浦山在他的家裏，爲我設宴，爲了要使當地士紳明白這其中的詳情，我也接受了。

「這傢伙真是無惡不作，每年春秋兩季的收買繭絲，我們同業不知被他敲詐過多少。」絲繭業公會會長徐桑庵嘆着氣說。

「是嗎？今後我希望諸位能够在這些地方幫助我一些，而各位自己的行動也要檢點，我對於任何人都不会寬恕的。」我嚴肅地說。

「我可以保證。」趙浦山尖聲的叫了起來：「我們這些在當地有家業的人，不是縉紳世家，便是書香門第，誰不是潔身自好，明哲保身的呢？」

這一次宴會是比较愉快一些的，王魯過去的劣績，現在全部給他們表白了出來，大家歡迎地向我敬酒，退席的時候，我有些醉了。

「不要走吧！」趙浦山扶着我說：「在舍間寄宿一夕如何？」

「夜已經深了，就在此住一宿也好，浦翁的府上寬大得很呢？」徐桑庵也這麼說。

我的頭暈得利害，腿也有些發軟，給他們扶進了屋子，又嘔吐了一陣，在朦朧中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屋裏的燈亮得使我的眼昏眩，我咳嗽了一聲，坐了起來，頭低着，用手擋着眼簾。

「要喝水麼？」

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我身旁響了起來，我吃了一驚地抬起了頭，穿着紅色短衫的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站在我的床左面。

「好的，你倒一杯水給我。」我想立刻問她是誰的，可是接着一想，那樣也許要使她難堪，便又這麼對她說了。

纖弱的身材，穿着絲質的豔紅短衫和寬而長的褲子，散亂的頭髮，長長地披在後面，直到腰間，是一個嬌好的年青女子，在暖水瓶裏倒了一杯水，遞了過來，我接過了杯子，喝了兩口水，凝視着她，她默默地低下了頭去。

「你是趙家的什麼人？」我和緩地問她。

「……………」她沒有回答。

「是誰叫你來的呢？」我重問了一聲。

「我的姨父。」她低着的頭垂到胸前，手指弄着衣裾。

「趙浦三是你的姨父？」

「是的！」

我把喝完了的茶杯遞了給她。

「謝謝你，你出去休息吧！我不用什麼人侍候了。」

她接過了杯子，放在台子上，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可是我沒有理會，我目送着她出了門，她輕輕地把門給帶上了。這一夜我沒有能好睡，在牀上反覆着直到天亮，再躺了一會兒，便起身了，洗漱的時候，趙浦三在外面聽見了聲音，便推了門進來，很難堪的向我問候了早安，寒暄了幾句，我唔唔地答應了兩聲。

「昨天晚上，你叫你姨姪女到我房間裏來，是什麼意思！」我耐不住了，厲聲地問。

「是的，是的，我太冒昧了！」他帶笑連聲的回答。

「怎麼這樣糊塗呢？你應該知道這樣的舉動是犯罪的！」我諄諄地教訓了這糊塗虫一頓，並且吩咐了好好地把他姨姪女措置一下，不要難爲她。

離開了他的家時，外面正落着雨，空中的曇雲垂得很低，趙浦三的身影和昨夜的那個女子的面影纏在我的眼前，使我感到一陣墮入深淵的痛苦，無邊的愁慘，無底的黑暗，年青人的命運操縱在惡魔的手裏，是永恆的悲劇，世界的反覆，原來是年青人這一代的力量，可是，年青人竟爲腐朽一代所挾制住，這世界便將要永遠沉淪下去了。

我決意準備和這小城裏的年青的一代開始聯絡，第二天我便到縣立小學裏去視察，對小學生們訓了一次話，看到那一羣像是羸羊般瘦小的一羣小學生，一陣暗雲便又掠過了我的心，在校長室裏，把兩個男教員，和一個女教員，請來了談話，可是他們踟躕着，幾乎什麼也說不出。

「傍晚的時候，可以到我的住處來談談。」最後，我這麼說了，坐在縣署裏，陰森森的屋子，雖然是夏天，也有些涼意，尤其是一個人獨坐着沉思的時候，屋外有兩株柏樹，不太高，可是正遮住了屋沿，一叢芭蕉，根部已經有些爛了，却依然伸着暗綠的大葉子，一株垂絲海棠，一朵花也沒有，葉子萎着。

我料理了一些瑣事，批着公文，有客人來拜訪了，是絲繭業公會會長徐桑庵和他的公子，名刺上這樣寫着，我招呼他們進來，一個瘦瘦地，但是略略有些高，穿着一身西服的年青人，帶着金絲邊的眼鏡，我知道這便是他的公子了，他給我介紹了一下，這年青人的名字是徐今純。

他原來在外埠的大學裏讀書，今年暑假畢了業，回來了剛二天，因為由於他父親對他說我也是一個年青人，剛剛從大學裏畢業不久的，更由他的父親慫恿，而來謁見我的，溫純的態度，使我對他有了好感。

「讀的是那一系呢？」我問。

「商業行政。」

「這樣今後可以幫助令尊了！」

「可是，對於那些，我並沒有什麼興趣！」

他的眼光裏露出了深沉的怨憎，屈服的悲哀和痛苦。

「你的興趣是什麼呢？」

「我歡喜的原來很多，可是現在似乎對於什麼都沒有興趣了。」

我們談了一會兒，最後，徐桑庵說明了他們實在的來意，問我是否能讓他在縣署裏擔任一點工作。

「讓我考慮一下吧！」

「務必請栽培。」

「好的，好的，以後可以請令郎常到我這兒來談談。」

晚上，又赴了一處宴會，我先退了席，回到住處時，想休息一會兒，可是聽差的告訴我，有拜訪的人，已經等了好久，是縣立小學的教員林婉。

「對不起，聽說讓你等了好久。」

「沒有，祇是一會兒，你忙碌。」

我仔細打量了一下，正是白天在學校裏見到的那個女教員，二十歲左右的年紀，黝黑的眼，黃褐色的皮膚，堅強而充實的身體，豐滿的少女型。她先對我致謝了今天到學校去的盛意。

「你不是這兒人吧！」

「不是，我是離開這兒二百多里，海邊上的一個小鎮裏的人。」

是的，我相信她的話，她那黝黑的眼光和沉着的談吐，已經使我如她所說的猜想着了。

「到這兒來了多久呢？」

「去年夏天來的，剛剛一年。」

「以前呢？」

「在省城的省立師範讀書。去年夏季畢業，便被教育廳派到這兒來了！」

「對於現在的工作，不滿意嗎？」

「太不滿意了！」她爽快的說：「我討厭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的人。」

她爽快的談吐，使我對她有了好感，於是便和她攀談着，談起了這個學校的現況，她告訴了我一些幾乎是令人不可置信的內幕。

「我可憐那一羣孩子，」最後她說：「這地方的人，已經給罪惡浸透了，我並不想攻擊誰，夏天完了，我就要離開這地方的。」

她走了以後，我計劃了一下，調查這學校的內幕，是否如她所說的，以及如何改組的方案。

生活在這小城裏的人，善良的都是朦朧的，機智的却全在鬥着狡猾，忙碌於罪惡，調查學校內幕的結果，校長扣發教員薪金，額外徵收學生費用，教員的腐敗和昏潰，我得到了詳細的報告，使我不可抑止地掀起了憤怒。

請了徐桑庵的兒子徐今純來，商量的結果，他答應了我的要求，去主持縣立小學，暑假到了的時候，他便去接收，徐桑庵並且捐出了一筆教育基金，教員掉換了，祇留下林婉。

住在李縉田的家裏，時常和他家裏的人接近着，可惜我不會賭博，他的幾個太太一打牌，我就離開了，幸好如此，後來我知道他的三太太會爲打牌，說輸得冤了，而要自殺過，並沒有死，但是哭了一個星期。

認識了他第二個兒子李瀚，一個典型的紈袴子，總是穿着一身白紡綢的衫褲，絲織的寬而且長的褲結成蝴蝶形，拖到短衫外面，淡淡地暗青色藏在蒼白的皮膚底層，我疑惑他吸鴉片，他始終不願意見到我，還不足二十歲吧，可是聽說整天在外面遊蕩，和他認識是住到了他家第二個月的事，也祇是偶然見到三五面。

一天夜裏，我給外面的聲音吵醒了，這夜悶熱得利害，牀上席畔全漬了汗，我一翻身便爬了起來，醒了睡意仔細一聽，外面聲音更大，我穿着睡衣，就走了出去，吵聲聽得更清晰，有女人的哭聲，有男子的憤怒聲，聽那聲音的所在，是在內室裏，我走到庭中一看，傭人們都在，看到我去時，

一個個地躲開了去，裏面的聲音，我聽得清清楚楚，男子的聲音，一聽便聽出是李縉田的，女子的哭聲嚶嚶嗚嗚，不知是第幾個太太，一會兒，大概是有傭人進去說是我也來了，李縉田走了出來。

「驚吵，驚吵！」他氣喘喘的說。

「沒有關係，是什麼事？」

「家門不幸，出了叛子，以後慢慢的奉告吧？」

「啊！啊！家裏的人，有事可以好商量，不用生氣！」我勸解着說。

裏面女人的哭聲這時候更高了起來，李縉田一轉身闖了進去，高聲吼了兩三次，不知是罵的什麼，我聽不出當地的土語，過了一會兒，裏面的聲音小了，我方纔回到房間裏，在燈下想着，李縉田說是家門不信，出了叛子，莫不是李瀚麼？

這件事情就這麼在表面上停止了，後來，我的聽差的告訴我，說是李瀚和他的三庶母有了好情，那天夜裏竟給李縉田衝破，可是爲了紳士的體面，這件事祇好按住，據說當夜李縉田會丟了毒藥，繩子，和剪刀要三太太自殺，可是她情願受辱也不肯死，李瀚在當夜便逃掉，果然，此後好久我也沒有見過他，而李縉田也一直沒有提過那一夜的事，像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過，見到了我的面，仍然是我所討厭的那一付笑容。

新任警察局局長劉振遠，是一個明朗而活潑的人物，在他接任以後，我們雖沒有多接近，他並常常來以許多瑣事來麻煩我，而我不久就了解了他的治績，因此很快的就信任了他，漁業主任趙浦三，那個昏潰的傢伙，自動的捐出了一筆款子，作爲警察的夏季制服補助費，討好了這位新局長。

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昨夜的雨還沒有停，我躺在床上渾身發酸的時候，劉振遠突然匆匆忙忙地闖進了我的臥房。

「報告你一件事。」他氣喘喘地說。

「什麼事？」我給他吃了一驚。

「昨天夜裏，我們的弟兄，捉到了一個想來行刺你的凶手！」

「有這樣的事？」

「噫！」他點着頭，微笑着說：「昨天夜裏，有十二鐘多了吧！一個傢伙，爬上了縉田翁的後園牆，給巡夜的兩個弟兄發見了，先以爲是賊，抓到了一看，手上有刀，並且還有一身血。」

「傷了人麼？」

「是的，他已經先刺過別人了！」

「誰呢？」

「趙浦山！已經死了！」

「是王魯？」我立刻想起了王魯，和趙浦山和我的關係。

「給你猜着了！」他笑着說。

「凶手現在押在局子裏嗎？」

「當然！口供都已經問過了，他完全承認，倒是個漢子！」

他從口袋裏取出兩張紙來，是王魯的口供，我仔細看了看，仇恨，怨毒，和愚蠢，使我的心往下沉。

「這件案子，你好好處理吧！」我把王魯的口供交了給他：「趙浦三的屍體殮過了沒有，我和你同先去看一看。」

趙浦三的屍體躺在臥室裏的床上，身上祇有一件麻織的背心和短褲，全染了血漬，丹紅色的，床上，地下，一灘一灘，傷口在咽喉上和左胸脯上，身上的血已經發了紫，污穢而凌亂，一家人全在哭泣着，我安慰了幾句，善後的事，已經有李縉田和徐桑庵等人來幫忙調理。

經過了這件事以後，我因爲精神的過度疲勞，生了一次病，趙浦三的喪也沒有弔，王魯解送法院後，被判了死刑，我的病好了以後，事情已經平定了，祇是那些愁雲慘霧仍舊罩着這小城的天空上，迷漫在這小城的街巷裏，綿綿不盡地落着雨，稀稀疏疏悉索索。

我的身體好了幾天以後，警察局裏又有了一件小事，捉到一個竊賊，這本來是不稀奇的事，稀奇的則是因爲賊是李縉田的兒子李瀚，爲了這件事，我特地請了李縉田來。

「我早已和他斷絕關係了，一個月以前，他便給我驅逐離家了，現在他不是我的兒子，依法辦理好了！我不過問他的事！」

可是我知道，他雖然有三個太太，却祇有兩個兒子，長子李浩離家以後，到現在還沒有過信息，李瀚雖然在家庭犯過叛逆的罪，可是他並沒有宣揚，紳士們的道德已經變成了體面，祇要不破壞他的體面，雖違犯了道德，也是無關宏旨的，於是，我和警察局長劉振遠都勸解着，說明決不把這件事宣揚出去，李瀚還是請他領回去，好好地予以管束與教養，這狡猾而悲哀的傢伙，終於搖頭嘆氣說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再向我們申了謝意，而領去了李瀚。

趙浦山死了以後，我以爲一定有一次大出喪，可是後來一直沒有聽到什麼消息，在縣署和幾個同僚談起，纔知道原因，原來趙浦山一個子女也沒有，家裏祇有一個妻和一個妾，妻子也不是原配，是妾扶正的，在他死後，爲了場面，祇哭了幾次，便早早地大殮，下葬，兩個人爭吵着分完了家產，先後離開了這小城，所有不動產全給李縉田買了下來。

「這不是李縉田的前車之鑒麼？」我們閒談着說：「李縉田雖然有兒子，可是那種執拗子弟，有也等於沒有。」

「這正是這些劣紳們的命運！」我感慨着說。

我的身體，自從那一次生病以後，雖然生理上是復元了，可是精神上却還沒有能振作，似乎是那

陰霾的天空，籠罩得我太久了的原故，我的心情也陰霾着，小城中的人們在我的眼中，都變成了怪形怪狀的幽靈，我時時感到生活的寂寞和寒冷，或是煩燥與憤怒。

繼續又生了兩次小病，醫生告訴我說是水土不服和過度疲勞，對於這小城我漸漸地起了可怕之感，夜夢之中，也有許多惡魔所創造出的幻象來纏繞我，我夢見李瀚那個浪子和穿着紅褲子的女人追逐而被李縉田用刀殺死了的情景，又夢見趙浦山的姨姪女不幸淪落為妓女而躲在陰暗的小屋子裏哭泣的慘象，或是被判了死刑的王魯又執着凶刀渾身沫了血的怨毒的姿態。

這樣的生活，我自知是無法再忍受下去了，而在行政的措置上，又感到了許多無可奈何的不滿，省府裏的命令堂皇的不知有多少，而人民的生活却是祇能在雨裏霧裏走着泥濘滿脛的道路，這使我決意提出了辭呈，爲了我的無能，和我的身體不健康，先把縣署裏的事情，整理了一下，準備交代。

夏季快要結束了，我想起了縣立小學就要開始秋季開學的事，正好我接到一封信，是徐今純寫來的，信內說他在暑假裏擔任了縣立小學校長兩個多月，實在是慚愧的事，較爲能够安心者，則是他自己已貢獻了一筆私人款項，修理好了校舍，現在秋季開學就要到了，但是他因爲精神上遭遇到一些創痛，現已離開了這小城，對我的栽培致最大的謝意，校務方面，希望我另請賢士。

看完了這一封信，我吃了一驚，他對於他走的原因，說得這樣含糊是我所奇怪的，我立刻派人請了林婉來，已經是晚上了，在我的住處會見了她，她還是那麼嫻靜。我先告訴她徐今純來信上所說的話。

「我還不知道他離開了這小城呢？難怪我奇怪他三天沒有到學校去了。」

「對於他走的原因，你知道麼？」

「他信上說是精神上受了創傷嗎？真可笑！」

「你知道是什麼創傷麼？」

「他信上沒有說？」

「沒有！」

林婉沉默了一會兒，她坐在我的對面，抬着頭，堅毅而黝黑的眼光望着窗外，再回過頭來凝視着我，微笑着向我說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和他相處的這兩個多月裏面，因為他的性情溫良的原故，所以我對他很好，可是，」她望了我一眼，接着說：「他竟以為我和他戀愛了！」

我聽着她冷冷的這麼說，幾乎笑了出來。

「他到是個很好的人，」她接着說：「可是太沒有能力了，懦弱好像是他的天性。」

「這兒的人，都是這樣，善良的不是昏潰就是懦弱，剛強的人，大概在這小城裏找不出來，連強暴的人也沒有，可惡的人，也祇是陰險和狡猾的而已。」我也這麼嘆息着說。

「我覺得這小城裏就沒有什麼善良的人，昏潰或懦弱的善良，多數的已經給陰險或是狡猾所利用所支配了，像徐今純這樣人，已經難得了，他走了到好，不走是要吃虧的，或者也學會了陰險和狡猾。」

接着，我們談到了這城中的年青人，她在小城裏住了一年多，知道得自然比我多些，而且，她和他們接近的機會也多些，她告訴我過去的幾個教員如何下流的或是乞憐的追逐她，後來，又如何和她作難，卑賤和無恥，使我爲着這小城中年青的一代而嘆息了好久。

「我對於這地方，已經完全憎厭了！」她說。

「是的，我比你來的時間短，可是我也有了這樣的感覺，我已經辭了職，最近便準備離開。」

「是嗎？」她望了我一眼，點了點頭，「我也不想再耽下去，乘秋季開學還沒有開始，早一些離開這兒，明天我遞辭職上來，請你批准好麼？」

「好的！你準備到那兒去呢？」

「回到故鄉去，」她似乎已經打算好了的說：「我的故鄉有海，有松林，不像這永遠下着雨的低氣厭的小城，那兒的海的涵湧，松林的風嘯，會使我把這一年來在這兒所感受到的鬱悒都吐清，我可以沙灘上檢着光亮的貝殼而教育着一羣海的赤子！」

夜已經深了，我送了她出去，夜裏，不知什麼時候下的雨，點點滴滴的響着，這樣的聲音，我不知聽過多少夜了，可是今夜使我更加有反感，於是我決定，等到辭呈一經批准，我立刻便離開這低氣壓的小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

咖啡之夜

楓葉

孤獨自有淒零之美，
忘了他吧。

華爾滋是佻健的。

—

吉他咖啡座上——

曼利說，淡芭菰是年輕的，在A城的時候，我沒有這樣年輕。我否認，因為這是一個年輕人潛伏着的中年感的秘密，我不能叫活潑的曼利知道。

我告訴她，鬢花才算得上年輕，紫色的鬢花寓有昔日的懷念。曼利笑了，懷着幾分咖啡味。

「昔日——你不能忘懷麼？」

「是的」。

「不，這兒要比A城好得了。」曼利在讚美着，我覺得她還是一個愛熱鬧的孩子，於是不再提起那一座靜謐的A城，但是，曼利却像小學生背書似的自語着：

「多長巷的

多馬蹄的

多賣花聲的

多愛說閑話的女人的……

我禁不住地臉紅了，因為那是我向A城告別時的一首詩。

「你不要再唸吧！」我堵住曼利的話。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吧。」曼利說。

「很歡迎。」

「不過，那是有條件的。」曼利把嘴唇拏了一下，於是我會意，喊侍者再來一杯咖啡。

「上個禮拜日，倪先生的未婚妻同我打賭，比賽吃巧克力，誰的錢多誰就化光。」

「是妳請客嗎？」

「不，我祇有兩塊錢哩！」

「那麼，妳是贏了。」

「告訴你，記住，曼利用教訓小弟弟的口吻，我差不多要笑出來。」

「巧克力是我吃得多，但是我的難過更大，因為比賽以後，倪先生不知爲甚麼同他的未婚妻鬧翻了。」

「這是件平常的事情。」

「我知道，倪先生會恨我的，我怕有一天碰見他。」

我暗忖淘氣的貓太多了，曼利也不好對付，該當心她那一雙大而且黑的眸子。

日子既久，曼利同我混得更熟了。五月末的個禮拜尾的下午，她打電話到我的寫字間來，第一句便稱我淡芭菴先生，我想了一會，就喊她淘氣的貓，她出聲地笑起來，很有點兒像白鴿的哨子傳出來的尾音，有點使人嚮往。我問她：「有甚麼事嗎？」

「在蘿蘿咖啡館等着。」

「近一點不更好麼？」

「換一家我是不開心的，你來嗎？」曼利拗執地堅持她約會的地點。我覺得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終於答應立刻就去。未了的事務，託給張會計料理，張會計有一句話：「一包三炮台」，我當然是義不容辭的做一個小東道。

人力車的輪子滾動着，把流行歌曲拉得遠遠地似的，到處可聽到同一的曲譜。記得A城的暮春，楊花是亂飛的。漸漸地人行道上青年人的步子，也有節拍了。坐在人力車上仰看天空，自己的身子有被風飄去的異感，蘿蘿咖啡館隱約地望見了，一叢綠色的梧桐葉的遮蓋下，透出半截絳紅的牆沿，再近點，牆沿上的一排流線型的窗，同拂動着的茜色的窗帘，也看得清楚了。不要小覷蘿蘿吧！它會把一個年輕人變禁着不放哩！雖然這是二種幻覺，但是，那里有等着我的曼利。

踏進蘿蘿，脂粉味，烟捲味，花香，同咖啡渾成一片。我像一個好的獵手，很快地就發現曼利坐在最裏面的角落里，離窗很遠的地方。那邊有太多的董色，而董色是富於有稠情的，同曼利載着的紫色的鬢花有協和調子，我于是一種奢望——但是曼利是知道我來了。待者走來問：「要甚麼？」

我回答：「一杯咖啡」，

「不，來兩杯。」

「真淘氣，還要喝麼？」曼利點點頭，我猜不透曼利是愉快呢，還是悵鬱。

「你知道今天爲甚麼約你到蘿蘿？」

「解除妳禮拜尾的寂寞嗎？」

「不，猜錯了。」

「哦。妳喜歡蘿蘿，蘿蘿的音樂好。」

「也不是。」

「那我就知道了。」

「我不是對你說過五月十五——」

「該死，怎麼會忘了，淘氣的貓，過十九歲的生日哩！對不起，我少禮了。」我很抱歉的對曼利說。

「不大緊的，小生日，我從前對你說過，今天請你到蘿蘿，你又告訴我蘿蘿同曼利很適合的話。」

「是的，那是春天的事，妳的鬢花仍舊是紫的，我說蘿蘿的董色同妳底鬢花很接近。」

「今天我是溜出來的呢！表哥拖着我不放，真淘厭，母親又要我跟表哥一同回到A城了。」我覺得有許多話要說給曼利聽，但是我不能，我祇有緘默地耽視着曼利載在頭上的鬢花，同她那一雙黑而大的眸子。

漸漸地，曼利把頭低到胸前，不一回更把頭伏在台子上了，曼利在假寐，我拍着她的肩膀用鼻音哼起在A城時跟女傭學會的山歌。她吃吃地笑起來，抬起頭，我看見曼利的眼角邊有兩顆大的水珠掉在她的坎圖案的米色馬甲上。

「曼利：幹什麼？」

「眼睛給肩膀擠酸了。」

「妳會哭嗎？」

「女人才會哭哩，我是淘氣的貓啊」。曼利自己打趣着。

「看着我，我會辨別妳是否在說謊。」我機警地對曼利說，她沉默地瞧着我。

「老實告訴你吧！我不願隨着母親的意思全表哥一塊兒回到A城的。」

「爲甚麼？」

「你想——到A城還有現在這樣地自由嗎？」

「不去就得了，何必不高興呢？」

「不去，你能供給我在這兒讀書全喝咖啡吃巧克力的錢麼？……………」

我啞然了，彼此都不自主的肅穆起來。

「淡芭菰先生，誰同你談錢哩！我是講頑話的。我知道，你同我差不多年輕，祇不過大我三歲，是嗎……………」

「噫。」我點點頭。

「你有一個大計劃，不是講給我聽過的嗎？慢慢兒總有辦法的。」

曼利在聰明地緩和我們之間的空氣，她體諒我，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挽留住她？

是晚餐時間了，曼利便喊上許多點心和兩客西菜來，逼着我要完全吃下。她說：「今天是我的生日，應該賞個臉。」

我覺得曼利要變成我的姊姊似的，平常她不是那麼的孩子氣麼？對啦，要分別了，人就會老成起來。晚餐後，我提議到吉他，曼利同意了。我們在多梧桐的雲飛路上漫步，曼利瞧天上的星，告訴我，黃昏星不見了。西天角上霓云燭過的時候，黃昏星倏然又給曼利發現了，她高興得叫起來。一會兒曼利看見一個賣花的鋪子。她拉着我要進去看看。我想，有甚麼可看的話，揀喜歡的買兩束吧，便走進挑了一束白的喇叭花。

曼利說：「白的太單調了，我要康奈馨，或者是紫玫瑰。」

我問：「是買來給妳哩？給我？」

「我出錢好了。」曼利爽然地說。

「不是錢的問題。」

「哦？」曼利省悟了甚麼似的，「我送你一束，你再送我一束。」

「交換？——」

曼利點頭。於是她拿着一束紫玫瑰，我拿着一束康奈馨踱到吉他。

霓虹燈射出紅色的光圈，演奏開始了，麥格風前有人唱「大地的懷念。

我們選了一個位子坐下，曼利讚美着玫瑰，仝康奈馨，說是怪迷人的。

我告訴她：「白色的玫瑰是象徵聖潔，康奈馨象徵春天的愛。」

「紫色的玫瑰呢？」曼利關心的問。

「我不知道。」

「你在騙我了，淡芭菰先生，欺侮淘氣的貓是不作興的啊。」曼利一定要我說。

「紫色有兩重人格，懷念的，又悵鬱的。」

「還有其他的花呢？」

「還有——鬱金香象徵過去的愛，百合花是代表潔白的友情，向日葵是單戀的，椰子樹是多子多

孫的。」

「你知道這麼多，再說下去吧。」曼利催促我。

「真的沒有了。」

「爲甚麼都是象徵愛情呢！」

「我和你一樣地不知道。」

「你不該送紫色的玫瑰給我。」曼利不愉快地沉下臉。

「你說你喜歡它。」

「悒鬱的，不等于傷感的嗎？」

「這有甚麼關係，去跳一只華爾茲吧。」

「不，我要全你的花交換。」

「好。」我反正是不忌諱什麼的。

三

曼利回到A城了。

她說：「她像一頭鳥，家庭鳥，祇能在小的天地里打旋。因此她的歌唱，也屬於別人的一部分。

……」接到曼利的信，我很代她難受，因為我底去信，也是很方便的。于是便計劃到城去探望她一次，同時她家又是我故居的近隣。可是爲了兄嫂們對我的歧視，以及公司裏人事的調動，告假的事，頗成問題。祇得暫時的容忍了。可慰的是半年來曼利的來信特別多，從她的文字上，可以知道她是在大大地進步了，以及A城的面目。

那些長巷。

馬蹄。

賣花聲。

愛說閑話的女人……。

這些都顯露在我底眼前了。同時公司中因人事的調遷，我底地位同經濟狀況都較從前生色了起來。

我想，假使要給曼利知道了，她該是如何的興奮！

上個禮拜尾，同鄉又兼同學辛凡君打電話到我公司裏來，我問他甚麼事，他說他剛從A城來，想找我談談。我想，老同學好久不見面，應該叙叙。就約他晚上七點鐘到吉他。晤見時，我們幾乎認不識了，他說我已發胖。

我問他一些關於A城的消息，他告訴我，曼利有一封信給我，託他轉交的。十一月廿五的那一天，她不知爲甚麼失蹤了。

信裏的意思是：她不愿做一頭家庭鳥，而逕自翔遊去了。我覺得這不是充分的理由，辛凡君說：「她是一種衝動。」

吉他甚麼都和從前一樣。——

霓虹燈顯出藍色的光圈，麥格風前有人唱「大地的懷念。」我彷彿看見那一個載着紫色的鬢花的女孩子。

真的，那是曼利、跳着佻健的華爾茲。……

飢渴的時代

裴龍

這是一個飢渴的時代。

飲食的飢渴，知識的飢渴，性的飢渴……混成一大片不安而可怖的陰影，死死又住活在這個時代裏的人們的咽喉。有時，當他們朦朧的瞥見浮動在眼前的幻象，以爲是捕捉到一些人生的小美麗，就會從緊勒着的喉頭突出一陣笑聲，而那是無比之淒慘的。再有些人，祇能呻吟，或連呻吟都不能，他們佔着絕對大多數，並且，很少會知道如何想法子鬆動一下那末酷烈的絞刑。

年輕的一輩子不像過去某些時期的頑強了，飢渴的程度却遠勝過去。對於美而不實的幻象，信以爲真，打算捕捉，但掙不脫又緊咽喉的大力。

陷在這樣悲劇場面下的顧庚，就從來不相信人是這末無用，會得被人所應該有的那些事物壓扁。不相信就是不相信，近乎懷疑，和頑強差得還很遠。顧庚或者可以算是個性情固執的人，如果說他有什麼鬥爭氣質，那就太荒謬了。

他經過了一個他所瞧不起的什麼訓練班的訓練以後，被派到S市的某機關裏服務。這理由很簡單，他必須賺點錢養活自己。他以爲生活一安定，就能發展點旁的自己所高興的什麼。

小美麗的幻象不久就被實在的情形擊碎。他所賺的錢頂多祇能喂飽他的腸胃，旁的什麼也不能。

再有些小美麗，也一同跌得粉碎。

顧庚不是漂亮人物，豈但不漂亮，而且顯得有點傻頭傻腦。濃眉，三角眼，小小的鼻樑突出一個節，嘴上的鬚髭從來不剃。光腦袋，穿老布長衫，講話的聲音濁而重，舉止蹣跚不靈。任何一個女孩子瞧見他都當他是個性情粗暴，頭腦頑固的傢伙，不值得愛。

聽說他在家鄉N城會追求過一個女子，很熱烈，也很糟。到了S市，他簡直不再提起男女的事。對於同事的女朋友，却時時批評兩句，無非是看不上眼的意思，這和他瞧不起什麼訓練班的情形有些同，也有些不同。

列如，同事A有一個大家看來都覺得十分出色的愛人，顧庚却認爲：

「像嚮導女。」

你如果再和他申辯幾句，他準會得說：

「你以爲她還是處女？我瞧早不是了！」

這話的外表，像是在說他所中意的和追求的是另一種純潔的女人，要沒有嚮導樣子，而且是貨真價實的處女。

是不是那樣呢？

某次，顧庚從酒店裏喝得大醉，嘔吐了一番，睡在宿舍的床上，竟然哭泣起來。

照常識而論，性情頑固的人是不大哭的。

但他這回却哭得很真實，有不少眼淚流出來。

據同事B說：

「他拿着一張女人照片，呆呆望着，再抱到懷裏，然後哭，哭了再望，望了又抱……」B說到這兒就忍不住大笑，笑得沒有惡意。

「他說了什麼沒有？」旁人問。

「他好像是向上帝禱告一樣，又像在咀咒誰。先說：『你……你多聖潔……什麼也比不上……』後來聲音大起來：『你太沒良心，太沒廉恥，祇要誰長得漂亮，誰有錢，你就愛上他，和他睡覺……』後來照片不知被他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哭也止了，却大發脾氣，搥着床，將枕頭扔到地上，亂嚷着：『我也有性慾的！我也有的啊……』鬧了不少時候，纔安靜的睡着。」B的報告是可靠的，他和顧庚睡在一個房間裏。但A却以為B不該說出那許多，A是執著某種道德觀念的，像拆看私人函件這一類的事，在他就不能忍受。

以前，A是不知道也不打聽關於顧庚的一切的，給B這末一說，他明白得很黯然，他是壓根兒不想太懂得旁人的事。

女人的愛，這一幻象在顧庚是粉碎了。其後，A祇要一看見顧庚，就覺得對他犯了罪似的不安心。好像那一點點小美麗的破滅，他也是策動份子。

很久的時期，他怕和顧庚弄在一起，倒不是為的顧庚批評他的女友像嚮導，那在他是毫不計及的。

再其後，顧庚考入C大學，準備半工半讀。但這在機關方面是不允許的，因此他辭職不幹。他的經濟來源是在N城有一份好差事的兄弟支持的。他打算專心念書，他認為：

「這個時代已經破碎了，我得設法使我自己完整。」

A默認他這話的真理，並且鼓勵他：

「走你自己的路！」

「假使和這般傢伙妥協，至少可以喂飽肚子，但我不那末幹。我相信讀完四年，無論如何會有一個比現在光明的前途，就算沒有，用學問充實生活，也是個辦法。」

「這和用宗教填補空虛一樣，多少總有點效力，但我是什麼主意也打不起的。」

「你可以頑頑戀愛的把戲。」

「那到底是把戲，變完就算。」

「其中也不見得怎麼簡單。」

「性慾而已吧。」

A和顧庚都笑了，A却被自己所不敢十分相信的話嚇了嚇，打了個寒噤。

在顧庚離開機關的一天，A和B邀他到街頭小酒鋪子去買醉。他們都沒有什麼錢，吃得很簡單。一碟發芽豆，一大包油炸花生米，和幾塊臭豆腐干，酒却喝得很少。

「以後我們見面機會不多，今晚來點節目可好？」B最愛熱鬧，提議頑點什麼。

「不必了，尋開心是飽和的生活所需要的發洩，而且，那種虛偽的熱鬧以後的空洞，真不好受。」

顧庚抽着烟，淡然的說。

「不，我同意B的主張，老顧，人生難得幾回醉——」

「我們到底不是有酒今朝醉的脚色。」不得A說完，顧庚急切的阻止着。

「以後你將要換一種嚴肅的生活，何妨在這之前不嚴肅一下。」

「他的話對，你不用固執了。」

拗不過A和B兩人的意見，吃完酒，隨着他們蕩在街燈惺忪的馬路上。

三個人都有些醉意，步子不很隱，並着排走，模樣像尋人廝打的樣子，迎面走過來的路人都急匆匆的避到旁邊，不敢和他們挺撞，這種情形弄得他們仰天大笑。

在一家舞廳裏，他們喝啤酒，喝的樣子很亂，將瓶子滾到地上也不管。B又糊裏糊塗喊來一個舞女侍坐，她的面貌和衣飾究竟怎樣他們都沒法看清，大量的酒在他們眼前織成一幅霧景。一切都是朦

臟的存在，連爵士樂也是。

「老顧，你和她跳一隻啊。」B歪歪倒倒的從舞池裏闖進座位。

「我真的不會。」顧庚搖頭。

「你來你來，老A。」

A就攙着那比他矮半頭的舞女，旋進了瀰漫着爵士樂的狂亂氣氛的舞池。一陣強烈的香水氣味沖進他的鼻管，腦袋有點發轉，以致使他不得不緩和一下快狐步的緊張，將步子弄得慢點。

「噲，你叫啥？」

「叫妮妮。」

「很好。」

「很好嗎？」她偏着臉龐，眼睛裏有狡猾的神氣。

「唔，不錯。」

其實，這樣的問答，在A真是毫無意義，所以他再也說不出更多一個字。

回到座位，不見顧庚，B說他小解去。等了十分鐘，二十分鐘，還不來。A怕他喝多酒迷路，認不清座位，就去找。連廁所以外的地方也去過，顧庚的影子也尋不着。

這是顧庚第一次失蹤。

從舞廳裏出來，A和B的口袋都空得不剩什麼。踏着冷清的夜街，走回宿舍。推開房門，顧庚正在整頓他的書籍和雜物，第二天他就要搬進C大學的。

「原來你先回來了。」A和B都放下心。

「我受不住那樣的熱鬧，所以不告而別，爲的是怕掃你們的興。」

「這是那裏話。」A說。

「不見了你，我們很冷清。」B說。

「人總有一天互相看不見的。」顧庚一面說，一面將他最愛讀的安斯退夫斯基的「兄弟們」慎重的裝入書箱。

那一晚，倒是B先睡着，鼾聲和往常一樣驚人；其後，顧庚也睡着了，半夜裏說夢話：

「人應該有的爲什麼不能有……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啊，你……你扼死我了……」

A不大明白那些夢囈的內容。額上發燒，淌汗，比往常更難睡着。

撇下了A和B，以及A和B也不高興着的辦事機關，顧庚踏入了C大學。

出奇的努力，使他在半年內就能閱讀不怎樣淺的法文文學作品。他那不秀氣的臉孔上常常展開美麗的微笑，他好像忘掉過去的一切，好像再也沒有什麼又住他的咽喉。他開始迷惑於眼前的幻象，以爲祇要這樣用功下去，一年，兩年，總有一天能够填補了知識的空隙，而其他種種困擾過自己的事物，就會失却被眷戀的資格。

他滿以爲到底找到了寄託。

但在第二學年的開始前，那在N城有着的一份好差事的兄弟，忽然一病身亡。

這件意外共有兩個影響：一是僅僅有着兩個而且都是成年的孩子的老父的悲傷；一是顧庚在沒有旁的支援之前不能踏進C大學一步。

顧庚不是鬥爭氣質很强的人物，他不會和其他有能爲的腳色們一樣無中生有，豈但餓着肚子不能讀書，而且沒有錢也不能吃飯。

錢，錢，錢，它又擊碎了一個小美麗！

顧庚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回到自己也不能維持自己的老父那裏；或重新踏入社會。要找職業，唯一可靠的希望是請求那個什麼訓練班的主任將他再派到S市的某機關裏去。

這打算當然是一種屈辱，却不容顧庚有所考慮。要不受屈辱祇有反抗。

他反抗誰？拿什麼反抗？到底，他咬緊牙關，朝他所蔑視的妥協之途走了。

他寫好一封呈文，意思是希望：「姑念前情，准予重新錄用……」文字裏絕無倔強之處，連固執也沒有。這是一個人虐待自己，犧牲自己的結果。

顧庚覺得非常有把握。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在訓練班畢業的那天班主任的訓話：

「我們雖非軍人，但我們要有過去黃浦軍校的革命精神，我們的訓練班就是今日的新黃浦軍校。諸位畢業後，在社會上服務，一定要本着這種革命精神，掃蕩黑暗勢力！我以主任的地位，視你們為子弟兵……」

訓話約達兩小時，說得這位主任聲淚俱下，聽訓者也都感動非凡，以為他說不定會得一個個擁抱他們，和他們接吻。

這印象在顧庚是相當深刻的，雖然他對於那個什麼訓練班一點好感都沒有。

但呈文呈上去一個多月，竟如石沉大海，毫無消息。

據顧庚所認識的主任的秘書告訴他：

「主任公事很忙，呈文大概被擱下了，你不如自己去見他一次，好在過去還有點師生之誼。」

這是不聲不響的上呈文更大的屈辱，但他無法否認除此而外就沒有第二個辦法，他當然祇好照辦。不過他也準備好，萬一主任搭官腔，不通融的話，自己立刻動身到P埠，那裏有一個朋友在縣政府裏辦事，或者可以幫一點忙。

就在會見主任秘書的次日，顧庚携着一個再小不能小的裝着必需品的包裹，直奔主任的官衙，遞了名片，被領在傳達室，靜候接見的命令。

一刻鐘，兩刻鐘……差不多等了一小時，還是毫無動靜，再有半小時，到P埠去的火車就要開

了。

想想自己竟然來求教打心底就憎惡的新官僚，焦燥加上憤怒，顧庚再也忍耐不住，連招呼都不打，拎了包裹就走，他得趕路。

廿分鐘後，N城遭到飛機的轟炸，火車站附近是遭殃的地方。

到P埠去的火車能不能及時開走，沒人打聽得出。顧庚的老父是預先知道他這唯一的兒子是打算上P埠去的，但等了一個禮拜，並不見來信；又聽人說起那天轟炸的情形，這纔發急。自己趕到P埠，問了顧庚的那位朋友，說沒瞧見他人來；登報招尋，一連忙了十多天，正和顧庚上呈文一樣，毫無下文。

這老人起先喪折了小兒子，悲痛之餘，想想還有個大兒子，總不致於香火斷絕。可是這一點點小美麗，也和所有的人們的幻象遭了同樣命運，跌碎無遺！

這是顧庚的第二次失蹤。

A和B不久都知道了這件事。

「誰逼他死的？」B憤憤不平。

「現在是一個飢渴的時代。」A不切題的回答着。

平凡的故事

白雁

深夜裏。

他拖着疲憊的身子，走出那富麗的飯店，踏上平坦的柏油路，在他的心中，一種莫名的怨恨在蘊藏着。

道旁稀疏的路燈，射出黯淡昏黃的光線，沒有月亮的天空，數點星星在閃着眼，交織成一副淒涼的畫面。

一陣微風吹來，滑過幾片殘葉，他漠究的說：「已是深秋了！」
在一條狹巷前，他停住腳，敲開家門，捻上燈，孤寂的坐在窗前。

一副難堪的場面，又映在他的眼前。

是一個訂婚典禮，他雖收到了請柬，但從未預備參加，反而增加了內心的創傷！

最後他被幾個調皮的同學，強拖了出來，他們一同踏進了輝煌的禮廳，由主人殷勤的招待；並介紹了未婚妻。其實老早就認識的，這不過是主人惡意的諷刺罷了！當時，他如同受雷擊般的感到有些顛昏，喉間也像有甚麼東西塞住，說不出話來，以後勉強吐出了下面的祝語！

「祝你們兩位永遠相愛到底！」主人笑着道了謝，並找出新的話題：

「可是那天我們來吃你的喜酒呢？」主人的話如一把刺刀直刺進了他的內心。

其他的賓客亦用同一的語調向他進攻，他窘極了，惟以苦笑來代替回答。

女主人穿着一襲鮮麗的新裝，加意修飾了的臉蛋，更顯得美麗動人，如燕子般的在人叢中穿來穿去，招待着來賓，這種舉動在他的眼中看來好像是有意向他傲示似的。

筵席開了，他無感覺的儘量地飲着劣性的酒，想用它暫時麻醉自己的神經！

主人爲了滿足來賓的要求，用勝利的口吻，叙說着戀愛的經過，接着是客人們的掌聲，笑聲，叫聲雜成一片。

他又大量的飲了一口酒，就一交跌在地上……他醒來後，覺着空虛得很。一種莫名的悲哀又湧上心頭，他想到自己是個不通世故的書呆子，而出身又是農戶的兒子，至於起初她向他表示愛這不過是暫時玩玩而已，呆子在小姐們的眼光中看來是認爲好玩的。她需要的是豪華，享受，現在她找到了她所需要的，當然，再也用不着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只有宣告失戀。

是子夜的時分了，兩位主人的興緻很濃，更提議舉行通宵跳舞會，這個提議立刻被來賓通過了洋琴鬼奏起迷人的音樂，歌唱女郎展開婉轉的歌喉唱着；

「……這裏是天上人間」

舞池中一對對的男女在婆婆起舞……

「好！讓你們在人間天上吧！」他看不慣這種妖形怪狀的場面，他的本性是喜靜的；說完，他踉蹌的先行去了。

他感到還有些頭昏，於是打開窗，讓外面料峭的秋風吹在他的臉上，心頭像是清醒了些。鄰居的壁鐘敲了二下，他意識到黑夜的過去便是黎明。

審判座前

W·S·毛姆著
俞允詠譯

還沒有輪到他們，他們耐心靜待着。

忍耐是他們所慣常了的；他們三個已經咬緊了牙關忍耐了三十年。他們的人生就是一個長時期的準備，準備此刻的到來。現在他們就期待着審判，即使沒有信心——因為在這樣嚴重的場合中，信心是往往不相宜的——至少是滿懷的希望和勇氣。

罪惡之花的園地會展開在他們面前，是那麼地誘人！而他們却仰起了頭，踏着狹窄的小徑，縱然心是碎了，畢竟抵禦住了引誘，完成了他們的行程，此刻他們就等待着賞賜。

他們無處開口，彼此都很明白各人的心境；大家都覺得給同樣的寬慰使他們沒有肉體的幽靈充滿了感謝。如果當初在幾乎不可抗拒的情慾之下他們屈服了的話，那現在他們的心裏將多麼地懊喪！如果當初爲了短暫的幾年歡樂而犧牲了永生——永生的曙光終於照耀在他們前面了，那又將多傻啊！

他們這時的情緒彷彿像人們從突然的橫死中逃生出來，摸着自己的腳，自己的手，幾乎不相信自己已還活着，而環視着四週發楞的情形一樣。

他們沒有做過用得着責備自己的事，所以等一會兒天使來對他們說輪到他們了的時候，他們將意識着自身的責任已盡，愉快地走前去，正如他們已經走完了人間的旅程——那現在是在老遠的背後。三個幽靈都擁到了一邊去，因為實在那兒太擁了。

是慘烈的戰時。幾年來各國的士兵，正壯盛的英勇的青年，不斷地向審判座前源源而來；女人和小孩子也有，他們的生命給暴力，或者更不幸地給悲苦，疾病和饑餓造成了悲慘的結局。在天國的審判廳上擁擠得很。

也是因為這戰事，才使這三個憔悴的，震顫着的幽靈站着那兒等待他們的判決。

約翰和曼麗的輪船給潛水艇的魚雷擊沉了，羅絲的健康原已給熱烈的工作——她神聖地把自己貢獻於這工作——損毀了，聽見她一心熱愛的人兒死的消息，經不住這打擊，也死了。約翰要不是爲了想救他的妻子，本來可以不致於死的；他恨她，二十年來把她恨得切骨，可是他對於她始終盡着他的責任，所以在生死危急之際，他不顧一切，只知搶救她的性命。

等着等着，終於天使來攙着他們的手，把他們帶到上帝的御座前去了。起初上帝根本沒有理會他們。若然一定要說出這所以然的話，那末：上帝在不高興。

原來剛才有一個哲學家來受審判，那哲學家年紀已經很老，而且活着的時候極有聲譽；他竟然當面對上帝說他不相信他。這話本來不會攪亂這王之王的甯靜的，這只能使他好笑；但是哲學家却利用了世界上在發生着的不幸的事故（那也許太不應該了）責問他；平心靜氣地想來，怎麼能把上帝的全能和上帝的全善調合得攏來呢？

『沒有人能够否認魔鬼的存在，』哲學家警惕地說。『不過，假使上帝不能壓制魔鬼，他就不是全能的；假使他能壓制而不去壓制，那他就不是全善的。』

這種論調對於全知的上帝當然並不是新奇的，但他却始終不願考慮這一點；因爲事實上他雖然什麼都知道，唯有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却不知道。——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等於五啊。

然而這位哲學家利用他這一點優勢，又同一般哲學家的拿手好戲，終喜歡從一個合理的前提，推演到一個不通的結論；他的結論在當時的場合之中當然是非常之放肆的，他說：

「我不願相信一個不是全能又全善的上帝。」

上帝現在把注意力轉移到面前站着三個戰戰兢兢滿懷希望的幽靈身上，不能不說是一種安慰。活人，只有那麼短的一生，他們講起自己來，總喋喋不休。但是死了呢，永生在他們前面，却嘖嘖得只有天使才有這神思好好地聽他們。他們這三個所供述的，簡括地說起來就是這樣一回事：

約翰和曼麗結婚了五年，非常快樂。在約翰沒有和羅絲相愛之前，他們正和一般的夫婦一樣，彼此都真誠地相愛，相敬。羅絲當時才十八歲，比約翰要小十歲，是一個溫文活潑的小東西，具有一種突然間就能使人束手縛腳的媚力；她的心地和她的身體一樣地健康，企求着人生自然的快樂，所以能够獲得偉大的靈魂的美。約翰愛上了她，她也愛上了他。

佔有着他們的不是平常的情慾，却是一種不平凡的熱戀，使他們覺得彷彿世界上整個悠長的歷史所以有意義者，只是因為這悠長的歷史引入了其時其地，使他們相逢了而已。他們間的戀愛好比之於達夫尼斯和克羅伊（註一），巴俄拉和夫朗徹斯卡（註二）。可是初戀的狂熱之後就給苦悶盤據住了。

他們都是守規矩的人，他們尊重自己，尊重他們從小養成的思想，又尊重他們處身的社會。他怎麼能够貽害一個純潔的少女呢？她又和一個結了婚的男人在一起幹嗎呢？他們漸漸地發覺曼麗已經曉得他們的戀愛。她對她丈夫一片信任的愛心受了動搖；在她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情緒之中發生了妒忌，怕——怕自己會被遺棄，憤恨——因為她對於他的心的把握已經受到威脅，還有一種異樣的靈魂的飢荒，比之愛更其苦痛。她覺得要是他離開了她，她一定要死；然而她明白他的開戀愛是因為戀愛降在他的身上，並不是他去尋求戀愛的。她不怪他。她祈求力量；默默地滴着辛酸的淚。約翰和羅絲眼看她一天一天地憔悴下去。這掙扎是長的，苦的。有時候他們的意志再也支不住。他們感覺到情慾之火燒透了他們的骨髓。他們竭力地抵禦。他們和罪惡搏鬥着，像推各和上帝的天使搏鬥（註三）一樣，負着創傷的心，却驕傲着他們的清白，他們分手了。他們把一切獻給了上帝，宛比是一種犧牲——他

們的快活的希望，人生的享樂，以及世界上的美。

羅絲的戀愛實在太熱烈了，故而她往後再也不能戀愛了；她抱着一顆石頭般的心朝向上帝，朝向善事。她是不倦的。她看護病者，救助窮人。她設立孤兒院，辦理慈善事業。她不再注意她的美，因此逐漸這美也從她身上消失了。

她的臉變成和她的心一樣地冷酷了。她的宗教是嚴峻而狹隘的；就是她的行善也是冷酷的，因為這並不是基於愛，却是基於理智；她變成一個跋扈，急躁，而懷着冤仇心的女人。

約翰和環境妥協了，可是沮喪，憤恨，延着他厭倦的歲月，等候死的解脫。人生對他失了意義；他曾經努力奮鬥過，在克服人生的戰鬥中給人生克服了；所有遺留下來唯一的情緒就是內心對於他妻子永無監期的怨恨。他對待和善，體貼，他做監了一個上等基督徒的丈夫所能做的一切。他監了他的責任。

曼麗是一個賢良，忠實，而且不能不說是少有的好妻子，從沒想責罵過她丈夫過去滿腔的瘋狂；可是她卻不能原宥他爲了她所作的犧牲。她漸漸變成抑鬱，易怒，她老是說着那些明知要使他難過的話，雖然她自己也恨自己。她寧願爲了他犧牲生命，却不能容忍他片刻的歡樂——在她是悲痛得幾次三番恨不得死。

死——現在她死了，他們也都死了；人生是灰黯的，但那已成過去；他們沒有犯罪，現在他們的賞就在眼前了。

他們的話完了，接着是靜穆。整個天國的審判所上都是靜穆。

『滾你媽的蛋！』——這幾個字跳上了上帝的嘴的嘴，不過他沒有說出口，因爲這個話太覺俚俗了，他想（想得很對）是不適合於當場的嚴肅的。而且這樣一個判決似乎和這案情的是非也不相合。然而他的眉頭皺攏來了。他自問是不是爲了這他才使太陽爬起來照射在無邊的火海之上；才使白雪

映耀在山頂的上面；是不是爲了這，溪水才唱着輕快的歌曲從山腰裏奔流下來，金色的稻才在傍晚的微風裏搖曳？

『我常覺得，』上帝說，『天上的星星沒有比之在路旁陰溝裏的污水中映射出來的更燦爛了。』可是三個陰影站在他的面前，他們既已傾吐了他們悲哀的故事，心裏自然而然感到一種滿足。是一個痛苦的掙扎，但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的責任。上帝輕輕一吹，好像凡人吹熄一根燃着的火柴一樣；然而，瞧，那三個可悲的幽靈站着的地方——什麼也沒有了。上帝把他們毀滅了。

『我常常在疑慮着，爲什麼人們都以爲我對於越規的性行爲看得那麼嚴重呢？』他說：『如果他更仔細地看看我的著作，自能看出我對於那一種特殊的人性的弱點始終是很同情的。』

於是他轉向那位哲學家——他仍舊站在那裏等待上帝答復他所提出的問題。

『你不能不承認，』上帝說，『這一回我總很愉快地把我的全能和我以全善打成了一片了吧？』

註一：Daphnis 和 Chloe, 古希臘畜牧稗史中的一對情侶。

註二：夫朗徹斯卡 (Francesca) 是十三世紀末葉拉未那勳爵 (Lord of Ravenna) 之女，嫁給了一個勇敢而却很可恨的殘廢，名叫佐凡尼 (Hiovanni)。後來佐凡尼發現他妻子和他的弟弟巴俄拉 (Paolo) 有私，因而把他們情侶都殺死。這故事構成了但丁的『神曲』第一部曲『地獄』(Inferno) 中最美的一段曲。

註三：見舊約創世記第三十二章二十四節。

編校後記

路易士

這本小小的書之決非爲了那些鴛鴦蝴蝶派及準鴛鴦蝴蝶派的嗜讀者們而出的一點自是不待言的了。

有人問過什麼叫鴛鴦蝴蝶派，並且還在期待着誰來動手寫一篇洋洋數百言的大論文專談這個問題似的。可是那畢竟是屬於理論家們，批評家們的事情。而我們所可以回答的只是下面的極簡單的一句話：

例如張恨水啦，平江不肖生啦，和一些無聊低級趣味的探案之類便是。至於純正的新小說就決不是那麼一回事了。你不妨比較比較看！

堂而皇之的大論文留給批評家們，理論家們去寫吧。遲早這個問題總會有解決的。而在這裏，我們的立場，態度，方向，既有我們的作品做說明了。

正如純正的戲曲之不同於文明戲，而且也遠比文明戲爲高尚，要從鴛鴦蝴蝶派去區分出什麼是純正的新小說來，這也是截然判然的事。而不勝遺憾的是時至今日（距五四已二十多年了）還有人在有意地替鴛鴦蝴蝶派做辯護呢！那些有意的是惡劣；那些無意的是愚蠢。

可是這且不管它啦。今日，埋頭努力於作品的創造，正是作爲新文學的衛道者的我們這一羣的當前急務。當然，只是憑了我們這少數人的區區微力還是不夠的。而這一任務是必須大家都自覺地擔荷並實踐了起來的。我們的口號是：

不斷地拿出作品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502B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付排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第一版
發行冊數 一〇〇〇冊

路易士主編·新代文庫第一種
短篇小說
八人集

著者

林微音 蕭雲龍
白楓 雁葉斐 俞允詠

發行者 詩領土社

上海南市桑園街桑園郵六號

印刷者 建東印刷公司

上海匯山路五九九一六〇五號

總經理 文匯書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青海路七號

定價二百五十元。

售價 0.20